

敵寇暴行錄

秋江等著



1938

MG
15365.6
82

秋 江 等 編
敵 寇 暴 行 錄
【角四洋實冊每】

1938

文 藝 社 刊 行



3 2173 7242 8

目錄

前言

今日的海	一七八
古城剪影	八一一
陷落後的南京	一一一八
暴日鐵蹄之北平	一九二五
陷落半月的平遙	二五—三四
劫後的汾陽·介休	三四—四一
揮淚話天津	四一—四七
敵寇的行樂所	四七—四九

紅霞
←
寫新海報

劫餘的蘇州城.....	四九—五三
淪陷後的蕪湖.....	朱國威 五四—六二
金門淪陷的前後.....	六二—六四
鎮揚浩劫記.....	六五—七七
敵在皖南的獸行.....	劉壽揚 七七—九四
抗戰後的東北.....	惜落 九五—九九
淪陷後的安陽.....	張自遠 一〇〇—一〇五
慘痛的報告.....	任宜真 一〇五—一〇九
一幕華北的傀儡戲.....	一一〇—一一三
孤島上的種種.....	幻月 一一三—一一九
虎口餘生追記.....	傅暢 一一九—一二六
我駐鮮各領館被迫前後.....	一二六—一二九

淫暴的敵軍.....	沈德	一二九
敬告有錢的人們.....	沈德	一三一
敵寇在來安.....	沈德	一三五
	沈德	一三五
	沈德	一四四

前 言

敵寇在我國內的種種暴行，是萬惡無赦的。這一方面是暴露敵寇的人格破產，走上了絕境；一方面則給我每個同胞加強了抗戰的信念，爲國爲家，都要復仇！現在敵寇已把姦·淫·掠·擄·當成拿手好戲，在各侵佔地扮演，對牠這種萬惡的罪行，應該紀錄，藉使全世界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人士知曉，並喚醒國人，起來復仇！

編者

今日的上海

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

幻瓜

自從國軍退出上海之後，上海租界內的情形縱然表面上看不出多大變化，但是實質上已經全然和以前不同了。下級社會的人們每每稱公共租界做大英租界，然而英國人在公共租界內勢力眼看就要一掃無遺，美國人的勢力更不用提了。

公共租界中的政府機關如統稅局，電報局，國際無線電台和新聞檢查所，統統被接收了。除統稅局外，其他三機關的華員已經全體退出。他們何嘗不知道三個月維持費用完了就要沒有辦法，可是他們的良心戰勝了一切！至於統稅局的職員呢，因為裏面有漢奸有敗類，所以現在竟在敵人勢力範圍之下正式活動起來了——替敵人向同胞徵稅。法院似乎還沒受干涉，不過敵松井大將早已宣稱在原則上也是由日方接收了。事實上自工部局出佈告說凡是妨害武裝軍隊的人（這裏的「武裝軍隊」自然是指「皇軍」。這裏的「人」自然是指「中國人」因為英文佈告內的措辭和中文

佈告內的很有不同之處。）都要移交給被妨害的武裝軍隊以後，有識的人都認為工部局已經不能按條約行事了。郵局雖未接收，可是副局長和總巡員都換了日人，不接收也等於接收。自從戰事蔓延以來，郵政日在賠累之中，日軍或者樂得暫不接收。好在北四川路已經設了日本郵局了，何必趕忙來接收這賠本的買賣呢？檢查郵件的事雖然沒有聽見過，可是已經至少有一人因為接到一張又發出一張有抗日詞句的賀年片而被某方查詢；不過沒有查詢着罷了。公開檢查的事遲早要實現，內地來信的朋友們，千萬請注意這點。以免受信人倒霉。三個水電公司已經有日人在檢查電訊，大概是外國人面子大，凡是扣留的電訊，在一小時內會知照發電人取回。旅滬的外國記者雖然大大不滿，因為電訊一耽擱，便失去了新聞價值，然而事實如此，又有什麼辦法呢？中國政府機關中表面上沒被接收的只有江海關了——所得稅辦事處似乎沒有了，日軍早要接收江海關，所以遲遲不行的緣故，據說是日方外交人員和岸本稅務司（中國海關內重要日籍職員）所商討的結果。現在日貨進口不報關，

日船來往也一概不將艙單送關，就日本而論，上海早已是自由港了，而且江海關內最重要的位置（行政稅務司和稅款稅務司）概由日員擔任，外班的稽查員也漸由日員替代，實際上接收不接收都早成人囊中之物了，天津海關既然被順利的接收了（這事已引起外人方面的驚異，許多外人說別國決沒有此類事件發生）江海關只差沒掛五色旗罷了。自從日軍佔領上海以來，江海關的旗杆上從來沒見過青天白日旗，或者是等候五色旗來補缺罷？至於五色旗和太陽旗究竟是一是二，除了盲目的外人外，恐怕沒有人不知道吧？江海關的許多巡艦中都有很好的武器，其中尤以福星艦裝設最爲完備。該艦有電艇四隻，每隻都有輕機槍和無線電。福星艦本身更有重機槍和三寸小鋼砲。此外連星文星流星諸艦都有新從英國買到的機槍和子彈。據記者探悉，各艦未被劫之前，江海關華員曾向稅務司建議將各艦上武器送給南市守軍，誰料稅務司竟說有他在，日軍不敢接收。結果兩天後便送禮了。我們真不懂，這些很好的淺水艦爲什麼不早開到長江裏去，而要留給敵人把他們開到閔行去作掃射

的工作？是財部沒注意到這事呢？還是外籍稅務司抗命呢？各艦上的望遠鏡等據說在被劫前數十小時內被外籍艦長拿到自己家裏去了。現在上海人的意見是政府外籍雇員中只有郵務長乍配林是盡職的，這話真一點也不錯。公共租界中自從大東旅館事件後，又連續發生日軍捕人的事件。愚園路某人被捕後，即有漢奸前去伊家中說項，教家屬備鉅款往贖。究竟出了鉅款沒有，現在還是個謎，不過人是出來了。

「皇軍」每每用這種方法獲得鉅額金錢，以便分給效勞的漢奸和無識的難民，這真是一件一箭雙雕的事情。法租界中雖不能直接捕人，可是會同搜查已經使六十餘人自夢中被傳到法捕房了。沒有牌子的汽車，載着威風凜凜的「殺人兇犯」，不但在公共租界內橫衝直撞，就是在法租界也可以通行無阻。所不同者，經過法租界時得由法國巡捕護送罷了。公共租界中的英籍巡捕乘機器自由車巡街時，在日軍汽車的前面停了一下，便是妨害軍運，被拖到司令部打了一頓。英方雖然提了抗議，可是人人知道抗議是沒有用的。日人向工部局所提出的條件如果英美接受了，那末公共

租界便要永遠不「公共」了。日本人知道英美不會全部接受，他們的真意或在藉題隨時「獨行自動」。我軍剛剛退走時，日軍三天不准浦東的菜販到浦西來，租界當局就得懇求日軍。從這一點看來，租界的地位怎麼能夠保持不變呢？東區開放了，可是只限外人，並且外人進去了，也得服從日軍的軍法。上海泰晤士報曰，日本既在東區施行軍事管理，自然可以任所欲爲。字林西報則說絕對不會有人去觸犯日本軍法，所以日本大可不必公佈。總而言之，領事裁判權能嚇中國人，而不能嚇日本人。日本人（一部份）且公開表示萬一英日或美日開戰，公共租界本由義軍代管，居民大可不必擔憂，可見日人早已看不起英國和美國了。南市開放了，可是限制太嚴。由租界去不成，由浦東去又太麻煩。好不容易經過無數次檢查後纔到了舊日的家。可是舊日的家多半變成瓦礫堆了，因此每天去南市的人並不多。滬閔公路不能走，去閔行不可能——除非繞浦東三林塘而行。「大道市府」非常活動。時時在租界內請名流。可是自從陸伯鴻被殺後名流又都縮首畏尾了。「市民協會」也烟消雲

散了。市商會等機關公開反對「市民協會」的組織，觸怒了岡本領事。他已經要求佛蘭克林（工部局領袖）取締，結果如何要待事實來告訴我們。外灘公園還沒有開放，兆豐的遊人也不多。兆豐的後面變駐了「皇軍」，兆豐的上面又時時有銀白色的「皇軍使者」飛來飛去，那個高興化錢找氣受呢？越界築路區內遍貼着煌煌的「皇軍」佈告。記者曾做過一次順民恭讀了一遍。文筆的流暢告訴我們那是同胞寫的，所以讀的時候，簡直有如萬箭攢心，沿滬閔公路的房子都燒了，曹河涇的黃家花園只存了一座大廳。斜土路上的曹家墓園也都燬了。我們不「焦土」，人家竟替我們去「焦」了！電影院和舞場又興旺起來了，一部份的人們大概忘記了「國難」兩字了。大世界內的難民一遷移，娛樂場馬上要恢復原狀。大世界門口的血腥早就不存在了。上海已經太平了！可是這種太平會使我們亡國滅種！大公報。申報停刊後，和申報齊名的××報還靦顏出版。這種失節的報紙的意識，說得好點，是模糊了。素來用紅字標題的×報更不必說了。新出版的幾種報明明是國人辦的，可是都

打着外國人的招牌，這種苦衷，我們自然要原諒的。大美晚報消路頂大，這自然是由於英文大美晚報的一篇不受檢查的宣言。英文報中的字林西報和上海泰晤士報，早已改變態度。大陸報少有人去看。英文大美晚報態度始終如一，上月二十二日揭發「皇軍在南京的獸行後，更是得大眾的擁護。隔了兩天，字林西報也不得不揭發了，泰晤士報則一字不提。洋米源源而來，米價已經回跌了。這次食糧的大問題使居民日夜不安。南方人非米不飽，大吃其苦，北方人倒沒有什麼，因為麵粉隨時隨地都可以買到，並不像買大米那樣的受限制（每人只准買一元）。煤球也落到一元五角一担了，可是比起戰前一元一担的價格相差已經太多了。南市二十萬擔米輕輕的資了敵人。中國旅行社已經不正式代售船票了，往北方的人近來很多。到天津的統繪票費二十元，房艙費五十元。

各中小學勉強維持，抗日的書籍早已不能講授，即使幾個學生聚合起來唱歌的聲也被禁止了，某教會大學也是苟延殘喘，學校中的鋼琴已經不翼而飛到東京去參

加攻下南京的盛會了，操場權充軍用場，學校不得不遷到大陸商場。

古城前影

字林西報

現在北平的情形，在許多方面，和「九一八」時的瀋陽，很有相像的地方，尤其是忽然間的盜匪蠢起，更無二致。在從前，北平四郊，一向是中國的一片乾淨土，就是在以前內戰時黑暗的日子，這塊地方，也還保持着安靖的秩序。可是現在，已經成爲一種無政府的嚴重狀態。盜匪充斥，自由出沒，帶着各種政治的色彩和目的，把整個的北平四郊，渲染得有聲有色。

這些人馬，是劉桂堂的部下。號稱「愛國軍」——與「滿洲國」的義勇軍一樣——目的是在採取游擊戰術，以反抗日本。他們的實力雖然不大，可是已經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們的份子很複雜，除掉劉桂堂的部下而外，還有失散下來的中國軍隊和保安隊。他們沒有固定的糧餉，所以一切人力物力以及交通工具，不得不

取之於當地的人民。日本人吃過冀東保安隊的大虧，通州的大屠殺，把他們嚇壞了，所以對於北平四郊的警察，不敢再發槍械，因此對於這些所謂盜匪，實在無法壓制。

在頤和園北面兩英里地方的山脚下有一所天主教學校，本來是訓練教育工作人員的。山上還有一所房子，名叫 *La Curveto*，是一個避暑的山莊。這所學校裏面，到八月十三爲止，聚集了很多的人，這種天主教徒，各國牧師——有的僅僅是去參觀的——學生，以及上千的中國逃難者。八月三十日早晨，這所學校，曾一度被所謂便衣隊襲擊，人數共有二百人。他們服裝極不整齊，有便衣，有軍裝，有祇戴軍帽者，形形色色都有，所以稱爲便衣隊，頗爲相宜。他們裏面，份子也極複雜，有學生，他們參加的唯一目的，是在利用這些人，以游擊戰術，來反抗日本，例如他們的首領，就是這樣的一個學生。有逃犯，他們是被北平附近保安隊放出來的。有失散的兵士及警察，甚至還有真正的盜匪。裏面許多學生，都說得一口好英文，而

且對於外國僑民的態度也非常之好。

這隊便衣隊所以襲擊教會學堂的原因，大概想得到些槍械和軍火，並沒有甚麼惡意。至於劫財虐人，却是一部分真正盜匪幹的，但是對於外僑，並沒有絲毫的侵害。

有一位外國教士，因為過份驚惶的緣故，腰間中了一槍。這位開槍的人。一定是出於誤會，並非他有心想這樣做的。他們的駐所，就是山上那所避暑山莊，他們帶了十個外國人和一百個中國人，一齊回到那所山莊裏，後來外面起了槍聲，想必是追兵趕到，於是他們又下山向北方退去。沿途對於外國人，一點不給他們苦吃，後來又無條件的放回四個，其餘六個，他們先要求一百五十萬元，後來又減到五萬元做贖身費。

北平本身的情形，也不見得怎樣好，商業還沒有恢復的希望，一部份大商店也都關着門，其餘商店，也把門半掩，商人們更是皇皇不可終日。考其原因，表面上

似乎是因為警察徒手，恐怕盜匪的光臨，而實際上他們還是恐怕日本兵。

現在城里的日本兵，在他們長官眼睛之下，紀律還算不錯。但是據外國人目擊者談，單身的日本兵走入店舖，藉檢查爲名，不付錢而取去東西或竟要求現款的事實，已經數見不鮮。日本兵出來，雖然是買東西，也都帶着來復槍，所以商人們對於這種舉動，自然是響都不敢響一響。

日本軍事當局，曾經佈告人民，如有受擾等情，應立即報告，以便調查後，對肇事人加以處罰，所以日本軍事當局對於他們兵士這種竊盜行爲，當然是心裏明白；但是這種佈告，並沒有甚麼實際價值，一般受害的人，誰敢去報告，以免將來的報復。所以受些損失，情願自認倒霉，不敢去冒將來更大的危險。

陷落後的南京

袁藹瑞

記着係×總隊的小職員，此次南京戰役，因未退得出，致遭困在南京，目睹我

男女同胞，遭日軍之蹂躪，真是言之痛心，述之流淚！記者本不會爲文來描寫，我同胞被敵軍欺侮太甚，難以隱藏於懷中，故不揣汗顏將目擊敵軍禽獸盜賊行爲來告訴愛國志士：敵軍入城之日，卽大肆屠殺難民，南京的人數，在平時統計是一百萬，至戰事發生，遷徙者雖很多，因故未移者，尚有四十萬的民衆，事後難民區成立，又因房價昂貴，均裹足不前，所以未有移到難民區居住的，盡遭敵人慘殺了，如中華門內光華門通濟門的老百姓，雖七十之老翁老婦，無一幸免的，就是難民區的百姓們被其慘殺者，爲數亦不可數計，街面的屍首，東一個，西一個，橫豎的倒在地上，血流滿地，屍骨不全，慘不忍睹，這是初入城的暴敵行爲。進了城之後，每日姦淫擄掠，放火焚燒，十一齡之幼女，五十歲之老嫗，三四人輪姦，姦後致死，其次放火，自日軍進城後，終日大火冲天，烟雲繚繞，未曾熄滅，中華路、珠江路，太平路等處房屋，均焚燬盡，片瓦無存，磚牆倒塌，積堆成灰。記者居住於難民區上海路×號，十二月十五日闖進來了三個鬼子，衣服不整，醉醺醺的樣子，口中

噉哩咕嚕，不知說些什麼，老百姓睹其而來，則遠走他避，一人未走脫，被鬼子上前捉住，腳踢手打，因為言語不懂，鬼子即問有花姑娘沒有？（妓女）此人膽悸心驚的答以沒有，鬼子就把那人連刺了數刀，立倒於地，喘息待斃。三個鬼子走到房子裏，可巧有一十二歲的女孩子，被其捉住，三人輪行姦污，孩子大聲哭喚，女孩子的父母站立在門外，瞪目旁觀，眼看己自的女孩子，被敵蹂躪，不敢上前攔阻，又附近蘆棚內住有相依為命的母女二人，十七日偶去鬼子四人，竟將此女搶走，其母上前護阻，鬼子將母以刺刀刺死，終將此女擄走。這些情形，均是目覩是實，每日類此事件，百出不窮，美國人所組織難民救濟收容所，認為較比安全，許多婦孺前往收容所居住，鬼子不顧國際正義，深夜擅入其內，將稍俊婦女，盡行搶走，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婦女收容所，有美國婦女看管，鬼子深夜跳牆而入，竟將該婦重打後將我們的一位婦女淫污，廿日鬼子在太平路放火，火起後強迫百姓們上前救滅，既到該處，鬼子即將百姓們捆起丟在火內，活活燒死，鬼子鼓掌大笑；同胞們！你

看像這等慘辣的手段，殘暴的禽獸，真是抽其筋剝其皮亦不足解其恨！自鬼子進城後，難民區吾之同胞，每日懷男抱女，扶老攜幼，今日移此，明日居彼，抱被肩衣，對面啼泣，無有安時，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如婦女在街上行走，鬼子特意上前亂撞，任意玩弄，心中懷恨，而面目還得強帶歡笑，否即殺死，如壯年男子，遭遇鬼子，令背其行進。其次難民家中所有衣服被褥，如稍完好者，皆被擄一空。敵軍進城月餘，每日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其極，殘暴之行爲，可見一斑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即施行難民登記，吾之百姓們認爲登記可保安全，所以爭先恐後，前往領取登記證，數十萬民，擁擠擠擠，冒着雪雨等候，在此當中，鬼子手捶棍打，任意行爲，吾之同胞遭其蹂躪，頭破面腫，敢怒而不敢言，其狀極爲悲慘，鬼子却鼓掌大笑。二十歲之青年認爲抗日份子，檢出拘走，均以槍斃之。記者幾乎亦遭其難，如此死者萬餘人，日軍進城之時，所有老百姓門前皆懸日本旗，用作護身符，以爲有此則可獲得保障，那裏知道鬼子仍是屠戮。唉！在鐵蹄壓迫下的同胞們！不

知何日才能得出水火？現在南京之同胞，盼國軍驅除倭奴，如盼雲雨，焚香默祝，晝夜祈禱。鬼子蹂躪中國人，無惡不作，難民區小販，鬼子買物，先前搶奪，後來即付日本錢，與偽國鈔票，小販則不願使用，鬼子觀其不能流通偽鈔，即迫民人以中國鈔票購買日軍所有軍用偽票，再以偽票買其香烟麵粉等物，價值異常廉賤，民人因有利可圖，即紛紛購買，不意買票到手而不能買物，本來逃難的人民，每個人都是沒有錢的，有幾元錢擬維持生活，實想買點麵粉販賣，可得賺幾文錢糊口，不料實反傾家蕩產，噙泣道旁，真是敵人惡行，殊令人髮指；百姓被其壓迫欺侮，情可憫，在內地之同胞們沒有遭到此劫，一定會感覺不到其蹂躪之苦，記者在此情形之下，一月有餘，頗嘗其苦，九死一生之險始于最近逃出，故來向大家報告。愛國之同胞們，我們只有積極抗戰，與敵一拚，抱着有我無敵，有敵無我之決心，失地可復，同胞可救，不要偷活苟安，現在賊寇屠殺吾之同胞如宰鷄犬，實在難以忍受，同胞們，趕快奮起！

敵軍的殘酷暴行，已深印在每一個有知覺的中華民族兒女們的腦海中，並已爲世界人士所公認的。敵軍到處燒殺淫掠淒慘之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一般的情形，城市受害最深，鄉村則較好，因敵軍兵力有限，駐守于城中，不敢下鄉，僅派巡查隊時往鄉間搜查，當我每一城市淪陷之後，敵軍即加以包圍，入內搜索，分別良民及不良分子，其所指的不良分子，就是一般壯丁。他們先觀察身體是否壯健，再看額上有無帽痕，（常載軍帽者，在額上有痕跡顯出），掌上有無老蹼，（常握槍或勞動者，手掌上即發生老皮），凡身強力壯，而額上有帽痕，掌上有老蹼的，敵軍即認爲不良分子，立即用刺刀刺死。後來遇到我忠勇的民衆，抱着以一換一的主張，冒死搏扎，奮力爭奪，敵軍常有死傷，大上其當，于是爲穩妥計，先加以綁紮，而後殺害。僅憑其一言，即遭毒手，如江陰某難民收容所，爲紅卍字會所辦，內有職員十數人，經日軍兩次訪問後，亦強指爲不良分子，即將衣服剝光縛于大樹上，以刺刀用火燒紅後，逼身亂戳，以致體無完膚，其慘痛實無言可喻。然我可愛的

同胞，雖遭此殺戮，亦皆忍着痛，含着淚，怒日向敵，破口罵賊不止，直至兩眼刺瞎，咽喉灼傷，目不能視，口不能言，維持到最後一口氣，帶着一肚子的殺敵忿恨而赴黃泉之下，（這件事是另一同難者，因綁紮疏鬆，設法脫逃來漢後所述）其次對於一般年老體衰的男女，及甘心爲敵服役之無恥奴隸，敵軍稱之爲良民，即從事調查，舉凡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業，住址等，皆有詳細記載，尤其對於人的面貌，特徵，格外注意，面貌大概分圓臉，方臉，長臉，三角臉等，即分別畫以圓，方，長方，三角等形狀以表示之，再註以身上之特徵，如黑痣，斑點，斜視，搭鼻，六指等，以防假冒。如是調查完竣後，發一安居證，持有安居證者，即可居留通行，然有時又須受敵軍之干涉，侮辱與殺害，亦在所不免。總之，凡在戰區內之同胞，毫無自由可言，生殺之權，操於敵手，隨時隨地皆有性命之危險。敵軍之姦淫婦女，更是慘無人道，在他們的長官們入城後，即向漢奸徵求所謂支那美女，（在敵目光中已無中華民國，其驕橫可知），必須限期送到，供其獸慾，不能辦到者

，即遭毒打，以是一般漢奸們因不能應付，滿其慾壑，亦祇得消聲匿跡。至於士兵們，因長官不加管束，出外肆意姦淫，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因此常三五成羣，挨戶搜尋，年輕婦女，都被姦污，即或幼女及老婦，亦不免受其蹂躪。更是殘酷的，婦女常被多人輪姦而致死，其或淫辱之後，再慘殺之。如常州某處繆姓一家大小婦女五人皆被姦死，鎮江某處葉姓一家男女大小十三口，從敵人鐵蹄之下，僅逃出三人，其餘十人，皆因保全身體清白，不願受敵污辱，投井跳河而死。所以敵軍佔領一城市之後，街道之上，井中河畔男女屍體，不計其數，亦無人掩埋，其最不忍睹的，有很多女屍，赤身露體，一絲不掛而乳被割去，下部則血肉模糊；這種殘暴卑劣之行爲，實人類歷史所無有，世界千古所未聞。我同胞們應如何警惕，一致奮起，雪此奇恥，加強抗戰力量，爭取最後勝利，爲中華民族求獨立，爲子子孫孫謀幸福耶？

暴日鐵蹄下之北平

大公報

我們可愛的故都，自從淪陷到暴日的手裏，情形就混亂了。談到北平的現狀，真是頭緒紛繁，無從說起，我們姑且先談談北平各學校的情形吧。

北平現時尚在開學的大學，只有教會立的燕京和輔仁兩個大學。燕京方面現時只有三百餘人，該校因爲開學時所有本校的學生，大部分都集結在天津，不敢回到北平去，該校當局會派了一位美籍教授博晨光，到天津去接他們回來，並且預備了二列專車，可以保護他們的安全，結果回去的學生，還是少數。該校開學時，曾受過北平日本人一度的干涉，後來經該校校長司徒雷登氏向日方保證該校學生的行動，干涉開學的問題，才算過去。此外尚有北平協和醫科大學，也還在照常開學，不過學生也剩得差不多了。至於國立各大學，清華是已經正式結束了，該校當局方面組織了一個保管委員會，於上月中將一切校內書籍儀器用具等給封存起來，所謂北平

地方維持會曾派人到那裏檢視過一次。清華的教授與學生，大體多已安全的離開了北平。日本軍隊曾一度有開駐清華的擬議，但後來因為清華四面有圍牆，日兵恐受襲擊，結果算是沒有實行，校內大致尚完好，師大和北大，原來都可稱為最高的學府，現在却已變成了日本的兵營，兩校的門口，都高堆着沙袋。其他國立各院校，情形大致相同。中學方面，能夠開學的，也只有教會和私立的幾個中學，如育英、匯文、崇德、崇實、貝滿等校，但人數也是大大的減少了，匯文只有三百餘人，育英有六百餘人，至於課程的內容，日本人還未曾嚴密的干涉，這當然是因為日本軍事方面尚未得手，無暇顧及這些細目。

現在北平的市長，名義上是江朝宗，公安局長潘毓桂，此外還有一個地方維持會。所謂日本慈善性質的撫班，其實大權全在潘氏手裏，因為他比較最得日本人的信任，同時他的活動能力亦最高。可以說北平的局面，除去最高的日本人，受着一个人的支配。北平市面上看來似乎相當的穩定，其實內部是非恐慌，其中最顯明的一

件事，就是日本金票下跌。在事變前，日金每元合河北銀行票爲九角三分，最近反跌至九角或九角一分之間，以日本爲戰勝國，這是反常的現象。其次食糧方面，在八月間曾發生一度恐慌，因爲日本人在市內徵糧，大米每包漲至二十元，麵粉漲至十元，後來至九月初，地方維維會宣言要救濟民食，但又不求糧食的充分輸入，而只成了一個平糶會，規定米每包十五元，麵粉每袋五元五角。這種規定的結果，只有白白犧牲了幾個糧食商人，他們被槍斃了。致死的原因，就是因爲他們不按官批發。自此以後，市內所存的糧食商，完全逃避了。在市面上有錢亦不易購得到糧食，要買糧食，非得託人私相授受不辦。路上因爲日軍軍用汽車毫無秩序的橫衝直撞，被撞死的人日有所聞。在長安街中山公園前，三座門等地，日本軍用汽車因爲不按左左右下的路線走，屢次見他們發生自己互撞的慘劇，市上的商店，到晚間六時就都關上大門了。後來所謂地方維持會的當局，爲維持市面的繁榮，規定至早得在十時後，始准上門休息，但是結果仍有無數商舖在七八點鐘的時候，就暗自將大門偷

偷的關上了。商舖現時是不許停業，各娛樂場，雖被迫開門，然而能真正有買賣的，還只是唱京戲的幾家戲院，其餘就是電影，也都是只登廣告開演而不放演。光陸影院會一度改演過大戲，結果也仍然是門可羅雀，至終不能避免與其他影院遭遇同樣的命運。作小買賣的對於和日本人交易，在以前原來是無所謂的，可是到了現在，日本人不只買東西少給錢，有時甚至不給，更甚的就是非奸東西不要。小商店的店主，有時恨極了，就罵他們。有一次，有一個日本兵亦很表示着十分同情地說：「我們也是沒辦法，我們出來已經一個多月，只有在出發時領到過四元錢，我們那裏有錢來買東西呢。」在前門車站搜查旅客的日本兵，搜着十枚的鋼元票，他們那都會塞進自己的袋子裏去。

這裏值得特別提出的兩幕傀儡戲。第一幕就是中秋節的所謂「萬民同慶中秋」的滑稽劇。在那天由公安局下令各家各商舖，都要懸燈結綵，一時市上紅燈籠供不應求，有許多商戶人家因為買不着紅燈，只得把白色的紙燈籠掛起來。後來被日本

人發現，大不高興，以爲這是不吉利的兆頭，結果又下令給潘毓桂，發動全城警察，按戶檢查，如查到有掛白燈籠的，就立刻給染成紅的：一時各街各戶都濺滿了鮮紅的顏色。有許多善於預言的老人家便互相私語的說：這恐怕是屠城之慘劇的先兆吧！晚間有日本人組織的「宣撫班」領導提燈遊行，並規定各商舖各學校都要派人參加，但大半都不敢參加，但是迫於日本威勢，而不得不參加，結果只得用錢雇了不少的流氓，提着各代表的燈籠遊行。當晚大家都怕出事，沿路商家雖不能敢明白的將大門關起來，可是主要人却都逃避一空了，結果遊者自遊，逃者自逃，冷冷清清，領導的日本人，不久也覺得沒趣，無精打彩的亦作鳥獸散了。第二幕便是「祀孔」，其滑稽的情形，更非一言半語所能形容了。日本人與漢奸本是同床異夢，其無聊的程度與「過中秋」是一樣的。

由北平到天津，是北平逃難羣衆的鬼門關，旅客在北平東車站，就要被搜查一遍，沿路也要搜，到了天津東站，那更是最大的鬼門關了。普通的人，凡是高大個

子的，似學生的，不管清紅皂白，先給扣留，每次車總有數十數百個同胞，毫無原因的被扣留，其扣留的標準不易捉摸。逃出的人，亦只有碰命運而已。扣留後的遭遇，最慘的，便不容易尋找下落了。不過在這當中，也有不少可注意可發噱的事，也更可看出日本兵士對此次戰爭的態度。他們審問被扣難民的方法，非常使人奇怪，當被扣的人被帶到日本軍司令部以後，只略詢問姓名，作何事，何處去等簡單的問題。如名已登鬼錄，當然沒命，如普通人無大可疑的，便囚在一大屋中，等到半夜，忽然有一人將他推醒，仍問日間所問的問題，如答對了，天明後便可無事放行。如有不符時，那下落恐怕就不得而知了。有一次有一清華職員，赴津辦事，因其體格太好而被扣了，和他們同行的尚有一位同事，亦同時不知所以然的被扣留了，後來知道因為他恐怕車中買不到吃食，登車前，先在北平法國麵包房買了一盒點心。日本兵把他帶到日本軍司令部後，第一就問他手拿的是什麼？同時把他的一盒點心搶過去，他們發現了這是一盒點心，便如狼似虎的亂搶起來，然而這個清華的職員

「可就乘機安然的走出來了，不幸而被留的一位，日本兵就異想天開的令他「打滾」。因爲他體格太好了，他不會打滾，日本兵便問他會作文章不會，他答應是會，日本兵立刻就出了三個題目，第一是「殷汝耕與×××的比較」，第二是「地方維持會的辦事何以不努力工作論」，第三是「事變之經過」。等到天色亮了，他這三篇文章亦好容易作完，後來他對人說，自有生以來，未作過這樣難的題目。守門的日本兵這時候看看同伴都睡着了，就走過來，搶過他的筆，就寫着日本文法的漢文，問「貴方有錢否？」他答有，日本兵又寫，「有多少？」他答「三元二角。」日本兵繼續寫，「可否全給我？」後來經這位先生用筆和日本兵紛爭的結果，將三元二角錢給了看守的日本兵，等天大亮，他也得安然到天津租界了。

陷落半月的平遙

秋江

西戰場上的戰事，自太原陷落後，再沒緊張過。到現在止，戰機已慢慢的在好

轉了。

在介休知道平遙的敵人確已退清，我們的軍隊已開駐城內。有人說祁縣的敵人也有後退模樣。那麼我更可前進，將出發平遙前，我如此猜想，好像一顆喜星落到我身上。

沒有護照不能進平遙城，同伴們又爲我在介休縣政府備了一張護照。出城衛兵盤查，示以護照，則曰不驗，要細查行李。當茲非常時期，我們不厭麻煩。願意澈底給檢查一番。但是，僅將行李撥動撥動而已，如此檢查，令人失望，我們軍隊的檢查常識，還是非常缺乏。

在介休境內給敵人蹂躪過的地方，有義安。溫村。張蘭三村，我們恐怕進不了平遙城，經過時，沒有下車去慰問這三村的受難的同胞。

山西中部的交通，先有公路，後有鐵路。同蒲路築成後，公路給火車佔據去了。現在同蒲路不通，仍舊要用到牠了。下過一次大雪，敵方的汽車馬隊，在此橫行

過，因此更不成其爲路了。

車夫要解決問題去，一個村夫裝束的漢子代他執鞭。路過一座破廟，村夫指點着說：『廟裏的銅佛，日本鬼子拿走了，莊戶人的銅鈕扣，鬼子也當作金首飾搶去了』。他不殺斷語尾，繼續說鬼子來了以後的一切：

『戴禮帽的，留髮的男子，見了就是一槍，或者兜肚子一刺刀，只有打扮得土頭土腦的鄉下老，還可勉強逃條命！』

『女人們，剪髮的要殺，逃不了的，裝上假髮髻。年輕的那不能說了！兩個十六歲的閨女，拉去三天才放回來，但沒到兩天死了』！

『鬼子見着了百姓就叫，要是不去，扭着頭往後跑，背後就是一槍。爲了這個，不知死了多少』！

『這是張蘭和柏村的情形，我是柏村的人』。他這樣交代了就走了。

到平遙八十里，一路上只有我們一輛大車搖擺前進。同伴中有平遙郵電局長，

鄧差在西門外迎接他們的局長，事前與衛兵介紹過了，我們到了就放進城。城廓整齊，雉堞無一缺塌。可是，這次敵人進了城，把北面城牆拆了一個大缺口。他們說：「爲的便當些」，敵人走了以後，許多漢奸夜間在這缺殘處大肆活動。我軍爲鞏固城防，肅清漢奸，已經修補好了。

貼在牆壁上宣傳抗戰的標語，都塗上了墨水，這一定是維持會做的事，或者出於敵方的要求。新的標語，又輝煌的寫上了！牆上的標語，敵人可以用墨水來塗沒，每個中華民族頭上的抗日信念，是無法塗改的！我相信兩週間敵人的殘暴行爲，勝於我們寫千百萬條標語，我們不怕敵人的殘酷，只怕敵人的假仁假義的來麻醉人心！

我們是敵人退出平遙城後第一批自外間來的生客，容易引人注意。出門來看的，是非常稀少，彼此目目相視，我心中默問，你們受驚了！

平遙，在南口戰爭將起時，成爲惟一的後方。許多將官的眷屬，重傷醫院，都

在這裏。古老的高樓大廈甚多，曾經一度客滿，而今門窗不全，污穢狼藉，十室九空了！

日本鬼子進了城，就把他印好的紙太陽旗，兩條對聯式的標語，強迫我們同胞貼在門上，表示歡迎，鬼子走了都扯毀，但破殘處還可看出標語的字意：「東亞和平」，「中日親善」。

縣市公安局長率武裝警士走了，城內再沒維持的武力，商會會長也逃了，剩下無路可走的商民，他們自然恐慌起來，於是商量請地方紳士出來維持。宋夢槐是當地的老紳士，前清在濟南當過知府，今年已九十歲。一方應衆之請，一方爲了他的財政，不能不出來維持，「平遙人民臨時維持秩序會」的主席，自然是他來擔任。維持會的名稱與漢奸有連帶關係，因天津北平的維持會都是漢奸組織的，我們對平遙的維持會是否有漢奸作用在內，這是來到平遙第一個研究問題。

當晚就去訪問新縣長姜成有先生，也是青年，他不是公道團員，也不是犧盟會

員，今年新由日本留學歸國。縣官是他初次的嘗試。尤其在此時此地，要想發展他的經綸，是非常困難，我們的談話，省去客套，直接提出「維持會」來研究，他接事後，維持會就改爲「地方臨時辦事處」，辦理地方上的差應，等於平時縣府的差徭局。各鄉村也成立維持會。但是臨時辦事處還沒正式成立，還在開會討論。至於維持會的主席是否漢奸問題，到現在尙未發覺任何證據，問鄉下人，所得答覆：「宋大人是好人」！

漢奸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山西政治上極嚴重的問題。有自稱的決死隊，在鄉間橫行，要糧要草，並以「合理負擔」的口號，向富戶勒索，不遂，則架走，迨所要款項送到始放回，不應所求者便有槍殺的危險。

「合理負擔」是改革過去不平等的攤派制度，有統一辦法。任人假借，隨便胡爲，影響戰爭甚大！希望山西省內真的決死隊迅速切實清查，鞏固抗日陣綫。

敵軍於十一月九日進了平遙城，二十餘匹敵騎，在北門東門外打機關槍，由南

門進來了，把守各城門。維持會此時正式成立，招待攪亂「東亞和平」者。平遙城內的悲慘，也就在此時開始了！

進城的敵軍，有三千多，他們揚言有幾萬。日裏東門出去，夜間西門進來，出去進來的倒動，似乎有幾萬，這是他們慣用的疑兵。沒一車輜重也沒些給養帶來。給養要維持會供給，在維持會設立經理部爲各部索應。名爲公賣公買，逼各商店開市。十九年前停止使用的山西省票，強迫收用。五角錢給了一元錢的東西，還不能使他們滿意，就跳進店櫃把全部搶去，白糖紅糖整包的抬走。總之，好的他們歡喜的，三天之內搶完了。第二假假檢查戶口之名，挨門逐戶的槍掠。什麼時候來搶，只要開着大門等他，姦淫更可爲所欲爲！電報局長爲維持電信於最後一分鐘，未及退出，匿居局員家中一日，悲憤不當亡國奴，夫婦倆遂投環縊死！像這位電報局長愛國不辱的悲慘事實，恐怕書不勝書了！

爲了一頂軍帽而被槍殺的不知多少？有一家查出一頂舊警察帽，便有幾人被切

腹！亡了國要當奴隸的！他們到你家來捉雞，還要你送去，半路上鷄逃了，「反抗」的罪加到身上來槍斃你。

郵政電報局隔壁是一家大糧食店，敵方軍馬圖食料的方便，把郵電局當了馬廄，二百多袋未能運出的郵包，完全變了破空袋。崇豐號的麥子給吃完了。不化錢的麥子儘量的餓，麥子有脹性，喝了水，八十多匹高大的洋馬脹死了。崇豐號雖然損失了麥子，但還有很大的代價！

佔領平遙的第七天，有四個敵兵進維持會去，「亡國奴！要打牌，」惡聲命令維持會的人給擺桌子打牌。嫌桌子舊，要新桌子，一位咕嚕一聲，一把刺刀戮上他的肚子！

突然的事，敵人於二十三日退走了，未退走前幾天，他們恐懼極了，每晨對太陽跪着禱告，見了佛像即合手唸「阿彌陀佛」，祈求能回國去。見了我們的人，也不那樣的兇惡，在地上畫一個圓圈，中間寫一個「死」字，站在「死」字上，手

在喉管上比樣的刀殺，意思說他們回不得國，要死在中國了，有的痛哭流涕，述訴他們是天津青島經商或營工的，召回國去服兵役。出發時，司令官說：「三個月就可征服中國，」現在已經四個月了，中國還有一大塊！

以平遙車站的情形來推測，當初敵軍準備直下同蒲路，工兵和野隊修理班把正太路的車輛載運鐵路材料到了平遙。後來怎麼不再前進，沒有綫索可資判斷。這次放棄平遙，是敵方戰略上有計劃的撤退，①敵取得太原，認為山西大勢已下，師勞日久，亟須整理補充，同時在太原附近築堅固工事，②攻山西的精銳部隊，調往他路作戰，此方暫取守勢。佔領祁縣。交城。子洪口三據點，為太原外衛，同時也為將來南下的依據點，交城控制汾陽，祁縣監視同蒲路，封鎖左右空隙，子洪口在手，可以使我們不能側擊，③文水。沁縣，及正面各軍和××軍不時襲擊，平遙孤懸在外，危險甚多，不如撤回祁縣，加增祁縣力量，敵寇放棄平遙的原因，大概如此。

敵人在祁縣城外已築有堅固工作，並架設電網，利用電燈廠之電。並派騎兵警戒，時向各方搜索，試探我軍動作，有固守祁縣意，同時以祁縣爲攻守的軍事重心。將來誰先衝破山西的沉悶空氣，那時再看吧！

各軍游擊隊的襲擊，這次頗顯身手，有一個面孔醜到萬分的戰鬥員，他以襲擊敵人爲「發洋」，時常一個人帶了兩顆手榴彈和一支手槍出去，一個鄉下人的樣子，誰也不注意他。遇到一個兩個敵人，手榴彈出其不意的丟在他們背後。

他們尾跟着幾個敵人，看着敵人進了屋子，他們爬上屋去，手榴彈亂擲，把敵人嚇跑，他們跳下院子，騎上洋馬，背上丟下的槍得勝而還。

可以這樣說：平遙城是以游擊戰術要回來的，現在還是用游擊戰在保衛着它呢。

——二六·十二·十二·介休。——

劫後的汾陽·介休

秋江

往年此時汾陽城內，正是核桃仁市場活躍時候，天津商人有四五十家在此坐莊收貨，附近各縣的核桃，都以汾陽爲市場，每年出口數在二百萬斤以上，今年則蕭條異常，各商店門首都貼上『本店數次被搶停止營業』的字樣。

汾陽地當要衝，凡是軍隊過此，都要進城去尋尋可食可用的東西。軍隊過了，當地的無賴蠢動，這樣，六天之中，汾陽城內十室九空了，縣長公安局長早早的跑了，沒有人負責維持秩序，支應過境軍隊。於是本來的目的在找些食物的，四顧無人，自然不客氣了。中陽縣長知道汾陽搶了，他派人招待散兵，城門閉上，不許進城，每個兵發兩個饅頭，一碗稀飯，由城門洞裏遞出來，城內得未遭糜爛，要是汾陽縣長也如此賢能，相信汾陽城內不致如斯淒涼。

城內無人負責，公安局派出所的巡官率警十餘名，由城外趕回公安局，收容尚未離散的警士至五十餘人，與當地紳耆，計議如何對待敵人，結果製旗甚多，準備歡迎，十一月十二日有敵騎十餘匹進南關，吃飯後即退走，未進城。等到他們聞訊

趕來，不見敵踪。後來，戰區司令部執法隊司令到汾陽，查問經過是否有漢奸作用，他們意欲保全地方，不再受破壞，故出來維持。歡迎旗也各私自燒了，執法司令以無特殊形跡可疑，就委巡官爲公安局長兼城防司令，這位巡官能出任艱鉅，可以嘉許，但是，他的原意是爲個人前途來投機，「漢奸」之名，要等環境來決定。

縣長已委任，由山西省第四區政治主任公署委的。山西的政治機構，在平型關有戰爭時，就有所改變。戰區（卽已失陷地區）歸×路軍組織，非戰區由主張公道團，犧牲救國同盟會兩團體組成的政治主任公署來替代省政府推動戰時政治工作，最近傳說閻錫山氏要改革山西的政治機構，卽由此來，新縣長在鄉間辦公，我們無法聆悉他的施政新方針。我在鼓樓下看到他的布告，藉此可以看出當前山西政治改革的主要部分：

『……………本年度田賦暫緩征收，烟酒牌照稅仍照舊開征外，其餘一切苛捐雜稅，一概免除。……………』

聽說縣長是汾陽人，北平的大學畢業生，「犧盟」的會員，而且是青年，我相信他一定有滿懷的民主政治意識，在新中國產生的偉大時代中發揮。郵電局都恢復業務，商民也有回來的，縣政府也該回到城內辦公了。

在一張標語上，我知道縣政府的組織已改換名稱。「科」改爲「部」了，三科變爲三部，政治部，經濟部，商務部。政治機構的腐舊，不在名稱上，而在牠的作效能不能發生效力。

公安局長之產生，沒有經過政治主任公署，而且他又不是主張公道團或「犧盟」的會員，他自然不能見容，曾發生風波，後來經地方紳士調和了。

交城方面的敵，沒打退，太谷·榆次·太原的敵尚多，依我方的情形來觀測，危險性很大，因此大商號的人不敢入城，每天到郵局去打聽消息，小商販也早進晚出的不住在城內。太陽滾入地下，街上就空寂得可怕！

平遙之敵，確已退走。我決定由汾陽走東南，至介休，橫抄出我軍陣地前面，

沿同蒲路推進。軍郵視察陳虛舟先生約我在太原見面。這不是奢望，總有這一天。

介休在綿山之陰，汾水之陽，這個縣名，和晉文公時的介之推有歷史關係。同時又是文彥博，介之推·郭有道三賢的故里。

城內市廛極整潔，住戶人家的炕，有以漆髹的，光滑可不用蓆氈。明朝遺留的房屋甚多，歷史上的嬾遞沒有影響過牠，也許歷代的變亂中，也像今日一樣有維持會出來維持，我進城看到「介休人民維持會」的安民布告，細細讀去，字裏行間，苦口婆心的是要保全地方，不受擾害，并沒包藏「恐敵」「媚敵」的語意。心上的憤恨，消了一半。

「維持會」的主席是郭成基，遜清時代在四川當過幾任知縣。今年已八十餘歲了，年屆耄耋，而且是郭林宗的後裔，來當漢奸，似乎不可能。我欲明白究竟，去訪晤他。年紀雖大，精神甚健，當維持會主席，精力還夠用，×××部開駐介休，擬以漢奸罪辦之，地方民衆具結担保，證明他出任維持會主席，全受民意之託。當

平遙陷落前，他代民衆要求縣長不要走。縣長公安局長怎麼肯呢？十一月十日縣長不見了。民心惶恐。維持會即日成立。招募壯丁六十名，編爲城防兵，維持治安。

十一月十五日有兩個日兵，騎自行車來到東門，打槍兩響，叫『開城，歡迎』郭成基偕另一年老者，出城迎接。日兵在地上劃寫：『日軍多來，多備旗』十字，並說：『明天有騎兵五十名，官長兩人，要預備大米·白麵·雞子·雞蛋·住所』。旗子用白紙塗紅點，十六日大雨，許多的旗，濕化於泥漿中，好像上帝在厭惡了。

敵騎沒有來，在城外的溫村·張蘭·義安停止前進，不時派騎兵到城郊，同蒲路上來回偵察，城內倖免蹂躪，可是那些村鎮都被擄掠一空，婦女隨地姦淫，日本軍閥的殘酷，不可形容。

敵人撤退了，第四區政治主任公署委任離石縣公道團團副魏玉田爲介休縣長，魏縣長到任，維持會卽於五日宣告結束，表示成立維持會的出發點的純正，民衆爲

他自己的生命財產打算，尤其是紳士階級，出於不得已的事實，我們只好予以同情。

魏縣長是太原國民師範畢業，年紀很輕，我問將如何改革山西政治機構及他的施政方針，他說先恢復舊日政治狀態，然後再着手改革，因為舊的不恢復，新的不能下手，改革的步驟，先由改變鄉制起，由下而上。

山西的鄉村制度，在今年四月起有了轉變。閻主任要使各鄉鄉長真能負起鄉政工作，所以曾辦了一次鄉長訓練，專門養成鄉長人材。畢業後，由各縣委任為縣長，一人兼長幾鄉，每月經費百元左右，由人民負擔。因為他不是本鄉人，對鄉民的痛苦，不能深刻了解，同時又不能迴顧所兼各鄉事務。這種制度，必須予以改革，一鄉一長，鄉長的產生，全由各鄉民選舉。以外再注重民訓。

汾陽縣免除一切苛捐雜稅，介休也一樣免去。這是四區政治主任公署決議的新行政方案。其他政治區那就不知道了。

總之，山西省的政治，受軍事失利的打擊，閻錫山氏覺悟到過去的新政治思想，不能應付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轉變方向。這可說是這次戰爭的收穫。政治轉變一次，應有一次成績，希望負着新使命的常年縣長，爲民主政治樹立良好基礎，千萬不要再兜入「官僚」的圈子上去，因爲時間不允許我們回頭再來幹了！

揮淚話天津

蘆溝橋事件發生後三個星期，平津兩市在毫無準備中同時陷落，又兩星期，南口上海先後發動強烈的抗戰，全面的持久戰業已開始，舉國上下正在準備一切犧牲，天津不幸淪爲敵人的後方，漢奸的活動，與敵軍的殘酷，處處使人落淚，困守在這裏的人們，自然也時時嘗到辛酸滋味？謹將一個半月以來津市情況，拉雜寫出爲後方同胞告。

一片劫灰。津市繁華，素有一小揚州「之稱，自經敵軍砲火，雖然租界裏熱鬧

如昔，但市區已成一片劫灰。不過這種犧牲，在全面抗戰發動時，殊難避免，何況僅僅是整個犧牲的一小部分，所以在天津的有識之士，甚至於大多數民衆，都不以此次損失爲可惜。但在敵人呢，恣意轟炸的結果，除去燬滅一部建築物外，在國際上博得殘忍暴虐的惡名，實際得不償失。日擊日機轟炸毫無抵抗之文化機關的西洋人說：「他們的技術還不壞」。

天津市保安隊之奮起抗戰，完全聽命於警察局長李文田。當時奉命想要「出奇制勝」一下：不幸北平情勢正在天津發動的那一夜突變，以致功敗垂成。事後據悉，我忠勇之保安隊，確曾將東局子敵兵營機場包圍，而日租界海光寺附近，我軍也進到相當地點。士兵的精神不因傷亡之衆，以及火器之竄敗而失望與掃興。天津雖不是一個較比優勢的戰地，但倘使北平情勢變得不這麼快，退却的命令不這麼急遽間下來，我軍便不致敗績的這麼慘，損失也不會這樣重。

李文田是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副師長，兼任天津市警察局長，是張自忠最近親信

，對於日人，向來依照張自忠的意旨而與之週旋。蘆溝橋事件爆發，李還奉命與日軍參謀長橋本羣折衝多次。李在當時好像是主和一派，常對人發揮其主張不戰的意見，以爲「做民族英雄效法史可法容易；而生靈塗炭揚州十日的慘劇，恐難避免。」果然，不幸而言中，因平津局勢徒變，李本人做史可法未成，而揚州十日之劫，已臨到津市百萬民衆頭上。後來李卽率隊集中馬廠，在津浦線上與敵周旋，一個半月以來，因器械不逮敵軍精銳，但敵軍不能順利南下，須知是三十八師一部忠勇將士抗戰的結果。

敵機在七月廿九日開始轟炸，市政府警察局法院相繼被燬；文化機關如南開大學中學，女師學院等悉成灰燼。炸彈大砲之外，繼以縱火焚燒，特二區市立醫院因收有傷兵，敵嘗擬旋以不人道之轟炸，特一區當時有難民四萬人，敵謂有保安隊在內亦欲投彈，雖經領團交涉阻止，但其兇殘已可想見。河東大直沽因當地民衆搶其糧食，遂大肆屠殺，河北一帶更有日韓人率衆劫掠，直同盜匪世界。河北及西廣開

各處，日軍隨意姦淫婦女，無異禽獸！希望佳音。平津失陷後，兩地正義報紙，在敵軍壓迫之下，即無法出版，新聞界之被逮捕者，最初有申報記者王研石，其後新天津報社長劉中儒，益世報經理生寶堂都如石沉大海，杳無消息。

庸報是日軍部的機關報，所載除同盟社消息外，大部係並挖空心思，隨意造謠。在各種正義報紙被禁賣的時候，日憲兵在市區各商號強迫派賣。但那些消息，只是日本軍閥藉以欺騙他國內民衆的玩意，津市雖然陷落，大部民衆是愛國的，對於庸報，差不多都棄如敝屣，誰也不睬。此間民心，仍然十分信任政府，日人的謠言，只白遭罵詈。在津出版的英文報紙如泰晤士報(英)華明星(美)則極爲一般所愛讀，此外有各種「號外」，刊載中央廣播電台廣播消息，有時夾雜些道聽途說的新聞，也能暢銷一時。編撰這種刊物的人，雖多係投機份子，却也不失爲「愛國志士」。

天津新聞檢查所，已由「治安維持會」接管，改稱曰「天津市新聞事業管理所」，由那裏規定出幾種可以出版販賣的紙報，其內容如何，可想而知。人們唯一的

希望，是每晚聽一中央廣播電台放送的消息。無線電事業，在近期間確曾做了極利市的買賣。

日本處心積慮，破壞中央電台的播音，已非一日，到今日把這種卑劣的手段使出來，攪得收音機裏面，如鬼哭神號。但敵人的陰謀，畢竟還差了一着，鎮江，上海，長沙，漢口各地廣播電台一樣會轉播中央消息，每夜街頭巷尾，老是有許多人圍在有收音機人家的附近，屏息靜聽，只有從無電裏希望佳音。

奮鬥到底。九月一日所謂「治安維持會」成立，羣魔亂舞，醜態百出。委員長是曹昆時代包辦賄選的高凌霄，委員則有鈕傳善等一班人。下設四局，總務局爲袁世凱時代的秘書長孫潤宇，公安局爲程克時的公安局長劉玉書，財政局爲舊直系智襄張志潭之弟張志激，社會局則爲近任商會主席之王竹林。王已八十多歲，乃竟出爲傀儡，並兼長蘆鹽務管理局局長。司法機關河北省高等法院與地方法院，均由方若充任，方字藥雨，也是六十歲開外的人了，辦公地點則在日本租界。

現在津市可以看得見的國家機關，只有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及津海關與電報局，電話局而已。津海關因稅務司梅維亮之交涉，得免遭劫擄，到如今還與海關監督孫維棟併力支持。據說鹽稅也曾由稅務司辦妥，不致被敵接收，所以很多人對於長蘆局長李翰華之拱手將現款百餘萬元相讓，表示懷疑。只有電報電話兩局，在百般恫嚇，種種困難下艱苦撐持，表現出奮鬥到底的精神。

偽治安維持會成立時野心極大，連商品檢驗局都派人接收過去，對於電報電話兩局，自然垂涎三尺。日本領事會數度找電報局長王若儻，大肆威脅，最後並有漢奸傳話，謂將置王於死地。但王氏的剛毅精神始終不屈，一直到現在，還在率領全局職員，按步就班做去。雖然往南去的電線路，已被日人強搶以去，但無線電依然通行。現除北平不例外，其他國內外電報照常收發。至於北平方面，電報局已由一修子安者充任，全體職員被留，雖照收電報，但却要送到日本人所辦電局拍發。

電話局現在顯已分成三個系統：六局（北局）因在河北，首先被「維持會」接收

，委由張仁侃任局長，當時野心很大，並擬接收三四兩局，（三局即南局，在英租界，四局即東局，在義租界），被電話局長張子奇大罵一場，抱頭竄去。二五兩局則自被敵機炸毀，機件也悉被搶去，日本人現由「滿洲電信株式會社」籌設電報電話兩局，一方面收發東北北平各地電報，一方面在日租界裝設手搖話機八百號，接線者悉爲日本女子，並擬在本年年底完成裝置六千號的計劃。三四兩局則因在租界內關係，仍在我手中，只是特二三區的電話費租已無法收取。其他交通機關，郵政局雖遷回特三區總局辦公，但郵件須經日人檢查，已恢復津變前數日情形。

敵寇的行樂所

日軍在被陷各區之暴行，其最無恥與貽我民族以莫大羞辱者，莫過於蹂躪吾國女性。各被佔區域之女性，無論老少，如被彼等發見，什十難逃被污。最近崑山某教堂述及一事，又令人髮指，爰述之如下，望披露報章，以告國人！

崑山自陷落後，該地有小教堂牧師陸某，因未曾逃出，後與駐該處之日兵某長官相善。後該日兵長官調滬，陸某適亦欲來，故託同行，以求保障，迨抵滬虹口，該日兵官即導至北四川路橫濱橋相近某銀行舊址，日兵行樂所一遊。陸某初不知此行樂所如何內容，迨入內，毛髮悚然。蓋該屋各層設有極暖之水汀，其最低一層，有日兵在蘇錫崑山浦東各地所擄之我國良家婦女，自十七八歲至三十歲者，約數百人，皆一絲不掛，面有愁容，而日兵則川流不息其間，任意選擇性的滿足。如任何女子有不從者，皮鞭立至。陸某睹狀，亟思退出，忽有一女子猛曳其臂而不放，大呼救命，視之，則彼之鄰婦王某。彼甫結婚未數月，而被刦至此地獄。陸某恐累及己，促此婦勿聲張，但已爲旁日人所見，立以皮鞭猛撻。陸某係基督教徒，大不忍，立跪下求彼識之日官救此婦出，該日兵官忽發慈悲心，允陸某擄此婦出，事後此婦告人，自被擄入內，每日至少遭十次以上蹂躪。被擄女子入內後，大多自願絕食，不數日即斃命，而隔日即有新被擄者來補充。據又謂，此所謂行樂宮之二層，有

同樣命運之婦女，爲自三十歲至四十歲數百。至三層樓以上之情形，則不得而知。

日軍之暴行至此，敝人當詢該陸某，其行樂所之確實地址，俾將此暴行告各國領署，作實地調查。惟該陸某堅不肯吐實，僅謂日人如此暴行。必遭天譴。嗚呼！我國之大恥大辱，謹據實以告我國男兒，大家奮起，洗滌恥辱，保衛全國女子，以盡男子責任！

劫餘的蘇州城

自從太平天國之亂以來，蘇州——中國的「威尼司」，「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受過如此可怕的戰事影響的。據說，蘇州人都是非常伶俐的，因爲每當他們遇着危難的時候，或者使用賄賂，或者發出動人的請求，設法勸開雙方的領袖，使他們在國內政治的棋局中，將這個城市看成一個「小卒。」它的迷信的人民雖然各有不同的信仰，但總是將這種比較的和平與安全歸功於上天的幫忙，因爲他們以爲這個城市有

了這些寶塔和廟宇，菩薩是萬萬不會不保佑的。

它的居民也許很伶俐，並且菩薩也許會對於這個迷信的城市給予特殊的保佑，可是他們這種人的和菩薩的雙方努力，終究沒有能夠在這次中日戰爭的破壞之中將它保全。它的許多巍然的高塔，也許仍然還對着青天驕傲地揚着頭，它的古舊的城牆也要仍然還堅挺地站在那裏，它的石橋也許仍然完好，可是蘇州變動得太厲害了，它完全不是從前的老樣子了。它的少數的工廠都被轟炸和破壞，它的商業機構完全停頓了下來，並且它的三十萬居民現在祇賸下了一萬多人。因此，它的富有畫意的茶館都關門大吉，它的許多美麗的花園都不再有人來照料，它的擁擠的街道現在變成孤寂而淒涼，總而言之，這個城已經成爲一個毫無生氣的死城了。現在我們可以正式叫它爲「老人城」，因爲現在大部份的居民都是上了歲數的人，即使有少數的青年，他們也都留起鬍鬚，好像在敵人的統治之下鬍鬚成了一種有保全性命效能的護照一樣。

蘇州的少女一向被認為是它的許多動人的東西之一的，可是而今成了什麼了呢？走遍了全城，除了少數爲了敵人的尋樂而來的妓女之外，在公共場所簡直看不見一個老的或者年輕的女人。一個最近到過那邊觀光的人同來告訴我們，在他停留在那裏的十天之中，除了一個所謂「治安維持會」的委員所雇的五十多歲的老阿媽而外，一個女人都沒有碰到過。可是就是她這麼大的年紀也沒有從猖獗的士兵的困惱之中給她一種保障。乾脆一句話，女人和姑娘，不論大小，在公共場所已經毫無安全可言，因爲她們是被迫切的尋求着好像是一個珍貴的寶貝似的。許多老太太和年青的姑娘都當着她們的父親，丈夫，和弟兄之前，被人擄去和強姦，有許多次，那些倒霉的女人和姑娘們，因爲受不了這種污辱，憤而上吊，或者投井而死。不久的將來，這種暴行一定會傳遍全世界，並且一定會成爲一個可怕的故事傳給它將來的居民，一個永不遺忘的遺產。

按照字眼的真實意義講來，蘇州現在真正是一個空城了，表面上看來，一列列

的房子仍然還存在着，沒有表現出任何戰爭的標識，而且祇有少數的房屋是被轟炸和焚燬的。不過詳細地考查一下，就可以發見事實上每個人家都蒙不速之客光降過了，他們不但搬走了值錢的和輕巧的東西，如果找不到什麼，爲了老羞成怒，也會將笨重的傢具去破壞。在如此連續的和普遍的搶掠之下，沒有一間房子，甚至於貧民窟，能夠完整的保全它那一點貧瘠的東西。許多大戶人家被各種不同的強盜光顧了不下十次之多，最後即使是門窗也都被摘下來拿去了。居民的損失無疑的是非常重大的，因爲中國軍隊很快的從上海退下來，使得他們匆促的逃開，並且，因此他們被迫放棄了所有的東西。許多蘇州的富戶都有收藏古玩和字畫的癖嗜，這些差不多都是經過了好幾代的苦心，而現在都變成戰利品了。

雖然蘇州已經到了日人的手中二個多月，它還照樣是一個屍體，沒有一點恢復以前生活的氣象「治安維持會」碰到了不講理性的兵士也是一無辦法，他們顯然的不受他們的指揮者的管束。人們在光天化日之行走是有被搜查和被奪。值錢的東

西的義務的。所謂人間天堂實際上變成了第十八層地獄。在這種無法無天和混亂的情況之下，那能如侵略者的願望，它的以前的居民會各返舊居來重操舊業呢？這是事實，那個不急着想回老家，即使他的家已是空無所有？但是即使他能回去，那個願意忍受這種污辱和危險呢？我們一再得到保證，說侵略者並無敵視我們的人民之意，可是當我們看到在蘇州和其他在他們統治之下的地方所流行的可歎的情形，我們怎能將它的言行一致起來呢？空話絕不會得到即使是最愚蠢無知的人民的友誼，當他們身歷其境地受了痛苦之後，這會較之反日會的宣傳更為有效地煽起他們的憤怒之情來的。

它現在所受的災難什麼時候可以終了，沒有人能夠說出，不過可以斷定的這個名城至少需要幾十年纔能恢復它舊日的光輝和華麗，和忘却現在的大難的痕跡。經過這次重大的損失和痛苦之後，以後它的居民爲了適應這種重大的變化將會改變他們生活的方式了吧。

淪陷後的蕪湖

朱·民·威·

距離南京百八十里，爲長江商埠之一的蕪湖，在十二月四日起，開始被敵機投彈轟炸了，英商怡和公司的德和輪船就是在那天被炸沉，死掉不少逃難的人。接着五日六日三天的狂炸，蕪湖這十八萬人口居住的小城市，馬上成了一個死城。人民走空了，軍隊也開到郊外，蕪湖的縣長與專員也在八日離了城，留下不能走的窮人與有貨物搬不走的商人，約有萬餘人，躲居在破城中候着不可知的命運。十日的上午，打着紅日旗幟的敵軍來了，從東南鄉的小荆山清水河小路走近蕪湖近郊來。卡子口，白馬山，大姑山一帶，我軍是英勇的據綫防守，予正面來的敵人以痛擊，可總是由於後側受敵，東部後方抄是來敵人的部隊壓迫，蕪湖市近郊內綫作戰的憑藉壕不能守了，退向南陵，在蕪湖方內，讓予了敵了一座空城！

敵人到蕪湖之後，乘着戰勝的餘威，繼飛機所投的燒夷彈之後，實行放火了。

江邊一帶房屋全都燒了，長街上的商店也是從西門燒到徽州會館到上海銀行的一段，從上海銀行起，又一直燒到江邊。蕪湖的商業精華全都在這條街上，現在是真的成了焦土。至於爲一般市民所愛行走的鬧市中山路國貨大樓一帶，更是燒得只剩殘牆斷垣。

蕪湖成了焦土。躲在破城中的萬餘人有的被燒死了，有的被當街頭用槍打死，有的則是被敵軍敲門入內搜查什物時被打死。以爲等下來也不過是做老百姓的人，做夢也想不到成了地獄中的死鬼。新的恐怖壓下來，不走的人也開始走了。

敵人燒殺了之後，就進行防守蕪湖所必須的工作了。在軍事上，防守一個城市是必須有幾個外圍據點的，於是西向沿蕪青公路佔領了蕪繁接界的魯港，南向守住白馬山·大姑山·卡子口·王家祠堂一帶山地，北向分兵渡江，佔領淮南鐵路起點的裕溪口。東部與佔領南京防守采石東梁山的部隊取得聯絡。在運送子彈輜重上，在建築防禦工事上，在運輸米糧·食鹽·木材上，蕪湖破城中沒有死掉的人都被拉

去做軍事苦工了。

城中的敵軍，最初是集居在江邊裕中紗廠，赭山蕪湖中學，以及電燈公司等地方，後來由於我機的轟炸，又到處四散的寄居城區各處的民房裏。

這是「皇軍」，來征中國是爲的什麼呢？

請聽他們在佔領蕪湖後所行所爲的事吧。

最初他們是直接行動，迫着走不掉的當地人引導，他們要毛繩內衣褲，存一家百貨店裏取去了所欲的東西。要吃東西，海貨店中的桂圓蜜棗成了他們口袋中的糧食，兩手抓來放入褲袋，口袋。抓吃之先，必要引他的蕪湖人先吃一二個。知道江南的鷄好，常常搖動兩臀作鷄撲狀，要老百姓打鷄給他者，或找一根鷄毛示意。吃鷄蛋則用手摸摸屁股，蹲一蹲做出鷄生蛋的模樣。城裏凡是商店，無論吃的用的，都被搜羅乾淨。富戶人家的箱籠也被用刀斧關開，取去了好的皮衣，當腰一截，就那麼短襖似的穿在身上。紅木紫檀桌子都被斫用作柴禾燒了取暖。

鄉下的運輸不得來了，菜蔬豬牛魚都無法供給，於是城中的「皇軍」下鄉去徵發。看見牛，一槍對頭打去，死了，割取四支腿，回到城裏來。看見豬就是一刀，拖了轉來。去打牛打豬之外，碰到鄉人姑娘女人，那真是比牛豬還好的好東西了。上去就強姦，生命都在槍與刀下不得保障！

後來覺得直接行動不勝其煩，處處要自己動手，用力去取，效果不一定好。於是改用間接方法，找了些漢奸出來。蕪湖這地方，原先也是個五方雜處的所在，都市的寄生虫有的是。一班正紳是都跑盡了，寄生虫在角落裏躲着，伺機而動。倭寇直接行動弄厭了時，不知是誰的勾連，漢奸出面來維持地方了。

漢奸的組織，取名爲蕪湖治安會，組成份子是宋介眉，朱小竹，李道生鑾沉，汪肖菲等。一區爲吳承潛，二區彭養吾，三區任鳳昌，四區分上下二處，上在救生局，下設張伯濤家。這一羣人都是在蕪湖多年的本地人，或者是在蕪湖做事多年的人。有的是財務委員會中職員，有的是搖筆桿爲人訴訟的土律師，有的是醫生，有

的是打拳賣解出身廣收門徒的青幫頭領。平時吃喝憤了，穿著憤了，只知個人舒適，那管他人痛苦的流氓地痞，而今果然成了漢奸。

治安會成立之後唯一的事就是爲日本軍隊找女人與伕子。這些狗吃心肝的肥胖型漢奸爲「皇軍」搜羅了當地的婦女，搜羅了宜興等處逃難來的少女、漂亮的，則設立俱樂部，由日本軍官去享受。低下的關在監獄中，由女禁子管理，供給日兵的需要。伕子則是良民證的換取條件，每個人爲了取得良民證，一定要向漢奸機關去報道，充任一些時日的伕子，然後可望成爲「良民」。

現在，由於漢奸的活躍，蕪湖的好些事情已見有表面的生動。浴室開張了，爲人擦背，修腳的茶房，在爲日本兵服役了。電廠的發電機也開始了轉動，而且供給着一部份防守蕪市電網所需的電流。旅館飯店也開了些，虛應着漢奸以及敵軍的要求在充門面。

最重要是一月四日這一天，敵軍警備隊長福田所召集的安民會議，這倭寇他在

夫子廟會場上首先登台演說。用日語咕嚕了一氣，隨後漢奸汪肖菲，宋介眉等也相繼演說，最後還有一個女漢奸北平話說：「我代表益新麵粉公司來報告諸位，所有各種紙幣及日本紙幣如你們民衆用不掉，可拿到本公司來換取麵粉」。從此之後，人民也有一些在漢奸宣傳欺騙之下歸入蕪湖了。可是大多數居住蕪湖的人却飽受倭寇所施與的淫威，而藉口去找親朋來歸利用出境的機會離蕪了。無湖，敵人在施虐，漢奸在作醜，忠實的人民走了，殘弱者在做朝不保夕的奴隸！

在鄉村里，敵人更是爲所欲爲，隨便的姦淫人家婦女，宰殺猪牛，燒毀房屋。濮家店一帶，有一七十餘老太婆被姦淫之後殺一刀送命的。同村人爲牠收了屍，倭寇還要把棺木蓋掀開示露，敵人的話是「我橫堅也不把她們作女人看」最初這些駐鄉村中的倭寇，是白日各村騷擾，後來知道白日去無人在，百姓都避開了，於是改晚間去，百姓苦了，只好舉家出亡。拋來了不忍離開的家與鄉土，走上不知何日回鄉的逃亡之路。

淪陷後的無湖城市與鄉村是悲慘的。可也有些壯人的英雄舉動。麻浦圩裏，有三個日本兵去鄉村尋樂，捉到十三個老老少少女人。這些女人馬上結成了一條心有團體，約定共同對付敵人。敵人選了三個年輕貌美的去睡覺，女孩子要倭寇脫去衣裳，自然武器就離了身，於是女孩子每人抱緊一個倭寇，其他十個婦女跑進來用敵人的武器殺掉他們，把槍與人頭都繳到我方駐軍裏來。

另一個故事，也頗有意思。一個啞子被二個敵兵拖去做佚子，行到村中搜到一女人，二敵兵相被而笑，約定一人守啞子，一人去強姦。在目兵強姦此女人時，另一日兵則背人解小便。啞子利用此機會，以扁担打倒此日兵，再衝到房中打殺另一日兵。挑二個人頭與二支槍帶一個女人到我軍前方來投効。

像這類事情實在太多了。我軍經過了一月的相持，現在也每日發動反攻了。那邊的敵軍中東北籍兵士，在我軍反攻中常有擄槍砲反正的。不能過來的，於是對民衆說，「你們要死，我們也要死，反正免不了一死。」可見被迫作戰的慘苦。敵人每

逢打败仗，終歸要洩憤於民衆的。在卡子口一帶，最近我英勇的某軍反攻入白馬山大姑山一帶山地，威脅蕪湖近郊，於是敵人在那一帶就大施屠殺我民衆。可見在敵人佔領的區域中，如果不結成自衛的力量，是只有死路一條的。

與官長同時向敵人攻擊的，有蕪湖方村鎮陶辛圩一帶的民衆武力，在奚迺輝領導之下，與敵人作戰了多次。一次敵人衝來，被奚率領那一帶青年農民與之作戰，打死敵兵四名，傷了八名。有一次敵兵六十餘人攻方村鎮，被方村鎮英勇的小老板率領一批人，從二路夾攻，把敵人打跑。這是不受敵人屈服的村民，正在第六部皖南區特種工作團領導之下，英勇的與敵人接火。在蕪湖的縣長劉仰山，二區專員高文伯跑離了蕪湖的今日，蕪湖特種工作團，實在是蕪湖人的母親。所有被敵人蹂躪的難民，都逃到蕪湖特種工作團掩護之下來了。使得日本兵士方面不能不說，「中國民衆不好對付」。是的，蕪湖雖淪陷了；雖有一批漢奸在跳樑，一批人在做奴隸，可是烽火已由農民與學生燃起了。奚迺輝，一個勇敢的地主，王子駿，一個中學

生，以及一批曾在外面讀過書的年青人率領之下，接受了第六部皖南區特種工作團的正確指導，守衛着無湖萬畝以上的土地，萬人以上的村落，在抗戰，在燃起保衛鎮鄉的烽火了！

淪陷後的蕪湖，沒有屈服的。猶太人包讓所開設的戈磯山醫院，經過蕪湖江面的旅行者都可看到聳立在青山上的高廈，那座最好的醫院，要想本着基督的寬慈爲日本兵治傷時，我們的白衣護士小姐都拒絕了，於威脅中離開了蕪湖。

蕪湖人在英勇抗戰中，雖然是苦痛，險惡，但第一次皖南抗戰民衆武力在蕪湖樹立了，做皖南特種工作團團長的蕪湖人心裏也有點安慰。是的，蕪湖，將漸成爲游擊母地！

金門淪陷的前後

金門的失陷，早在我們預料之中，無論在暴敵進攻華南或封鎖沿海的見地上，

金門是他們獵取的目標之一。不過許多人都存着「今天敵人應該不會光顧我們」的苟安心理，所以金門的民衆事先毫無所知，事後一點抵抗力也沒有。當十月二十五日早晨，敵航空母艦一艘和戰艦十艘，駛抵金門港口示威，大家還是以爲「敵人不會來的」，及至二十六日天未破曉，就有敵艦五艘率小砲艦三艘駛近金門後埔水頭古坑等鄉海面，發砲轟擊，敵航空母艦亦派出兩架飛機助戰，這時，保安隊和壯丁百餘人，在倉卒中應戰，以衆寡懸殊，敵艦就放下二三十隻小艇，滿載水兵實行登陸了。縣政府和保安隊撤到金門島北方的大登島裏。

暴敵人上陸以後，照例施行他暴行，慘殺壯丁，搶劫財產，姦淫婦女，並強迫商店開市，懸掛日本旗幟，民衆在這種環境之下，當然難於求生，不得不相率逃避廈門，現在種種關係不能離境者，不過一萬人。

省府陳主席一日晨在黨政聯合紀念週席上，報告金門陷落情形，表示遺恨痛心，其中有一段說：「金門在福建，是一個孤懸的海島，面積不過二萬多公里，人口

不過五萬餘，在形勢上，固守原不是容易，但此次失陷，所認爲很遺憾的，是敵人所化的代價太少了。到了此刻，凡有守土責任的人，當然應該覺悟，必須澈底犧牲，敵人要佔據我們一寸的土地，必須要叫他付出相當的代價。……金門縣長鄺漢，怯懦地退走，沒有盡了他應盡的責任，就是不肯犧牲，於良心國法，均所不許，本主席已經於前天將他扣留，在龍溪師司令部，昨天已電黃（濤）師長派員押解來省，交保安處嚴辦。」在本省抗戰方才開經的第一天，就發現溺職的守土負責人，真是一件恨事，好在已經由陳主席把他扣留嚴辦，可作一個未來的前事之鑒。

敵人佔據金門以後的情勢如何，這差不多是每一個人都要知道的。有的人預料：敵人要把金門改作飛機根據地，有的人揣測：敵人佔領金門，就要威脅廈門，再進而騷擾漳州，泉州及整個閩南。另有一部份人以爲敵人盤踞金門，僅係一種臨時搗亂性質，沒有整個的計劃，最近聽說在金門上陸的敵兵千餘人，現已陸續撤退，僅殘留四百餘人，這又不知是什麼原故。

鎮揚浩劫記

暴敵行徑直與禽獸無異

淫掠燒殺無所不用其極

記者與本報久不通訊，當此敵軍蹂躪大江南北之際，耳目所及，無非日軍之暴行，與我無抵抗良民在水深火熱中之慘况而已，筆之于書，殆有不忍言者。然彼日方以其所謂「皇軍」如何秋毫無犯之盛譽，誇耀于界外，而我國後方尚有一部分醉生夢死者，以爲敵軍果至，亦不過更易統制權，仍可各安職業，乃證之兩月來事實，可謂完全相反，敵軍行爲，就主觀言之，是否人道待我，就客觀言之，直彼自降于禽獸，吾人與日本雖爲對敵，但究屬一黃種，同一人類，丟開戰鬥員身份，不應以人類不期待禽獸者，待我非武裝之民衆，然而此種教訓，可以增強我民族抗拒決心，掃除一切偷安合作之心理，吾人一方對無辜遭害之同胞，應揮同情之淚，一方

見全國民衆，甯爲玉碎，不爲瓦全心理之造成，深謝敵軍之暴行，有以激動之也，我國民族與日本民族，在過去歷史上，本無深仇大恨，而且于文化上有師弟之感情，徒以近五十年中，敵人步步侵逼，令我不得不取防禦態度，今日本人對燒殺擄淫掠五個字無所不用其極，則又并世界帝國主義者所不忍爲不肯爲之暴橫，而不憚一爲之，使我全民族莫不裂眦咬牙，咸抱與敵偕亡之念，此記不自痛之餘，不得不爲日本民族所痛心者也，「揚州十日」，「嘉定屠城」之仇，尙能報于數百年後，况其過于此千百倍者歟，記者此函，是否能達本報，因交通不便，不能預計，惟事實寫真，無一字非淚痕血跡，果能披露于讀者之前，願我胞永誌勿忘。

鎮江淪陷情形

鎮江爲南京屏蔽，運河中樞，且係江蘇省治，東南戰場，砲聲初起，該地卽爲敵人間諜出入之標點，逮蘇州，無錫淪陷，省府遷往揚州，居民卽紛紛移動，但中

級以下或有薄產者，皆安土重遷，不肯輕易離境，十一月廿七八兩日，敵機不擇地點，大肆轟炸，機身與往昔迥異，均爲意大利式，能在高空停留，聯續擲彈，南門越城避難人民數十人，悉遭犧牲，但我軍警，仍持鎮靜，勸市民照常開市，至十二月七日，敵軍僅離城九里，縣長公安局長始離境他去，在國軍未撤之前，因船隻被扣，客車不開，民衆欲逃難者，已無交通工具可逃，逮九日敵由南門入市區，有未能離境之難民數千人紛紛向城北逃生，而船隻絕跡，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可憐此數千同胞，非死于敵人破火，卽沈于無情江流，從此遂展開燒殺淫掠之慘幕矣。

敵人入境，以搜索我軍爲名，到處燒殺，敵在南郊損失較大，故該處焚燒最甚，黃山中學，招隱，竹林及鶴林等寺，均付之一炬，進城部隊，手榴彈左右亂擲城內外火頭數十處，日則濃煙萬丈，夜則火光燭天，雖弘仁醫院，浸會堂，麵粉廠，蠶桑改良會，及怡和山住，亦未幸免，據最近離境者言，火災最烈區域，首爲山巷次爲江邊東西塢街舊英租界，大西路（卽舊西門大街）南門大街，斷壁頽垣，滿目

淒涼，難民回鎮，不但不知家門何在，且不辨路徑東西。

敵入市區，凡山洞地下室，防有軍隊藏匿，一律以機槍搜掃，避難婦女，均葬身其中，敵於我國壯丁，最所忌惡，見一着青布襯衫者，指爲壯丁，又一懷警哨者，指爲軍人，立即槍斃，途中死尸，大半被風霜雨雪凍成僵塊，其尤慘者，狂肆獸慾，見婦女不問老幼，不問病人與產婦，均無幸免，故輪姦致死者極多，餘則事前投井投縲者有之，活活嚇死者有之，紅卍字出收屍共三千具，男屍多在途中，女屍多在床榻，血跡殷殷于衾褥之間，慘不忍觀，某君見日兵九人，攬一年五十餘歲女子，另執一青年男子，強其交媾，供衆嘻戲，男子不肯，卽應槍聲而斃，又途中遇見婦女，竟拽入屠戶肉案上，不避路人，而行其獸慾，現於舊武廟保安處醫院內雖設有東洋式妓院，但祇能供其軍官洩慾之需，士兵仍在四鄉漁色，彼等在鄉間曾于地窖及草堆內發現女子，故每到農家，卽搜索地窖與草堆，至雞鴨牛羊，則更隨地自取，無人敢抗，現在京滬揚鎮一帶，敵軍所在地，方圓三四十里之內，村落爲墟

，雞犬絕跡，不但麥種未下，春耕且無希望。

燒殺之外，其最普遍者，即爲劫掠，不問大家小戶，宅無空過，且搶不一搶，貽成麵廠麵粉萬袋，搶劫一空，繼之以火，高等衣物裝箱編號，整批運走，粗笨木器，則爲取暖燃料，餘火委屋中，往往釀成火災，如救火隊施救，則火熄之後，即執救火之人交所謂自治會救火組者曰，此即放之人也，現在幸未被燒之屋，大半封釘，不准他人出入，如闖入駐兵房屋，盤問而非房主，即就地槍斃，美術字畫，不問好劣，均捲之而去，竟有以挽聯出示國人估價者，其目不識丁可知。

揚州淪陷情形

揚州爲蘇北門戶，其東仙女廟尤爲軍事上重要據點，敵軍自佔領江南各縣，突破江陰封鎖線後，爲鞏固京鎮間地位，與便利向津浦線進攻，遂於上年十二月十四日清晨一舉而陷此兩要隘，蓋由此東向泰州南通，北沿運河趨清江，西經儀徵六合

，佔領浦口，均有公路可達也，揚州南岸瓜州六圩一帶，我方防禦工事倉卒築就，駐守者僅有江蘇省保安第三四兩團，實力單薄，南岸唯一屏障三江營砲台既爲敵之破火所毀，無險可守，敵艦乃橫行江面，由施家橋兩江口先後登陸，循鎮揚汽車公路猛撲而上，我方保安隊弩竭力抵抗，然以少數之舊式槍彈，不足遏止敵之機械化部隊之鋒芒，全軍犧牲後，敵兵已臨城下，駐防仙女廟鎮之東北軍繆毀流部二萬餘人，先後兩次迎戰，敵之先頭部隊以排砲轟進福運門，城警均殉，李官人巷倉巷口某警園首先燃燒，敵軍每過一街頭巷口，卽用機關槍盒子砲掃射，居民屋上之響聲，如降冰雹然，屋瓦與子彈齊飛，因此城內秩序大亂，飲彈喪命之屍身，遍地皆是

陽州居民，率多本籍，以爲南京陷落，戰事可告一段落，兼爲顧念產業，有不願遷避者，或因賊陷淪過速，有無力與不及逃走者，不下數萬人，所受種種殘酷行爲，實爲有史以來所僅見。敵軍既陷城，其司令亦到達，逕赴商會，無人招待，遂以綠場旅館爲司令部，次日黎明，開始搜索焚燒殺，姦淫擄掠，無所不用其極，十室

十空，竟無一家可以幸免，富戶如汪魯門·賈頌平·謝箴齋·鍾味腹等家損失最重，聞各家被◎均在十次以上，鬧市中之各書局，與文化機關均遭焚如，古剎大甯寺內有重傷士兵五六十人，未及運走，悉被槍殺，寺僧七人，亦受池魚之殃，福緣寺僧，因乘汽油船逃難，被目爲官軍輜重，全寺僧衆數十人，無子遺者，最可慘者，敵軍進城第二晚，經一深街，恐遇埋伏，先向街口開槍，彈由堅固牆上碰回，流彈死一敵兵，敵以爲城內尚有便衣隊，遂不論男女，一遇人影，卽開槍亂擊，或用刀刺殺，至姦淫婦女一層，更爲敵寇之急務，到處搜索女人，不論老幼，不論何時何地，卽行宣淫調戲割乳種種惡作劇，更非言語筆墨所可形容，拒姦而死者到處皆有，亦有姦後仍不幸一死者，城內婦孺收容所共有七八處，除法國天主堂所辦一所，因神甫努力支持，未受過量騷擾外，餘皆不免，（惟某次神甫受執縛，日司令且聲言當殺汝法國人，堂有無線電收音機卽執爲與漢口中央軍通信之據，當詰以能收不能發，何從通信，幸而得免，）三日後，其司令部由綠揚遷往中委王柏齡家，迄至

第四日燒殺稍過，然無辜遭難者，已不下五百人矣。

當敵進攻揚城之際，分一部兵力，由凹子街，經萬福橋而達仙女廟鎮，沿途經過橋樑，我軍未及炸毀，用火焚燒，僅焦其表面，故敵之坦克車，仍得安然通過，二道橋鄉民爲避免騷擾起見，預備雞鴨豬羊，執旗集隊迎于橋口，敵見人旗一簇，不問皂白，即用機槍掃射，因此數百徒手血肉之軀，大半應聲而倒，道旁河畔，尸骸枕藉，河水變赤，敵入鎮後，居民多從噩夢中驚醒，一見士兵，背爲黃呢服裝，方知河山變色，咸成甕中之鼈，欲逃而不可得矣，斯時我軍在岸與敵隔芒稻河對峙，槍砲聲未已，敵一面躲入民房：一面強迫人民下河淘米洗菜及在岸旁築壕，因此我無辜民衆死于砲火者又不知凡幾，戰事稍停，敵即開始縱火焚燬民房，聲稱對岸有敵非毀去障礙物不可，復借搜索潰兵爲名，大肆搶掠，每一巷口，皆豎有「禁止通行出入者殺」之木牌，每牌之下，仰伏尸身，少者三五具，多者十餘具，婦女不及逃避，因遭輪姦而死者極夥，有青年女子卅餘，擄囚于某巨宅上，供其

獸慾，全鎮食物，不但搶掠一空，燃料亦無處購買，四鄉農民，不敢入市；道路上屎尿與暴露之屍身，臭不可當，五日後殺人較少，而搜索婦女如故（據報一週間民衆遭難者已逾六百人），嗣該鎮商會主席關立庭爲民衆所迫，回廟維持，先商准敵方，允許掩埋屍身，一面找覓娼妓十餘人，一面請發通行證，准許鄉民負薪挑米，到鎮買賣，至此敵已渡河，而瘡痍滿目，無一人有家可歸，無一家不骨肉殘缺，其慘痛概可知矣。

敵軍佔仙女廟後，北犯邵伯，我軍以立足未穩，後向高郵縣境撤退，惟我于邵伯高郵間之昭關壩，埋置地雷，防敵前進，敵不知我有埋伏，大隊坦克車隊率領步兵意圖再犯高郵，行經昭關壩，坦克車觸及地雷，轟然爆發，屆時我援軍某部復趕到，奮力反攻，斯役敵軍坦克車全毀，有觸地雷而死者，有爲我大刀手溜彈砍殺者，因我軍勢不可當，逃入河塘被淹斃者，總計不下三四百人，當時堤岸之敵，爲我以小艇渡兵繞截，致寇數百人不得歸隊，橫逸至宜陵口東二三里之鄉間，鄉民咸避

入車篷內，二女子摘菜蕪于田中，不及走避，遂被擄去，其軍人或無鋼盔，或無鋼盔，或鋼盔殘缺如鋸齒，馬亦有數十匹，人馬槍械皆泥塗如鬼，行路亦疲倦不堪，一石姓商人，從牆隙窺之甚悉，惜我軍未克窮迫，敵經此挫折，不敢輕進，而我方亦因久戰之後，諸待整理補充，遂各據險以守，成對峙狀態，迄已有一月，雙方均無進退，然邵伯自淪陷敵手，地方所受損害，不稍減於揚州，聞敵方現竭全力於津浦路方面，僅有少數部隊駐守揚州仙廟邵伯一帶，以牽制我在運河方面之兵力，我方如分途包抄，不難一鼓殲滅之也。

敵軍於攻陷一地，燒殺淫掠之後復利用民衆組織，以便徵集軍需，吸收資源，完全爲御用，始有所謂「自治會」之產生，其參加份子，可分析爲三種，一種平時不得志於社會，早有賣國求榮之心而未得機緣，將借此以遂功名富貴之欲者，一種爲薄負社會人望，窮途潦倒，既無資遷移，又不能閉門苟活，藉此組織名義，聊免凍餒之困者，一種爲地方有相當產業，欲藉組織力量於維持地方之中，兼可保全自

己生命財產者，（如揚州吳孟節即以獻女子司令得地位），彼等以為雖婢顏奴膝于敵之前，仍可作威作福于本國老百姓之上，不圖此次敵軍之蠻橫，「自治會」祇有為彼招妓拉夫徵集軍實之義務，毫無自治權利可言，且自治會本身既無力量，所有拉夫徵發等事，敵軍仍多直接向鄉間硬取硬拉，亦不須要「自治會」發生力量，同時「自治會」委員本身，財產婦孺之安全，亦未能得絲毫之保障，鎮江「自治會」委員尹公甫家婦女被姦，同樣不敢申訴于敵軍司令，揚州「自治會」委員吳孝候，正在開庭審訊搶案，而家人來報，住宅又蒙敵兵光臨之訊，吳祇得搖首，佯若不知，敵司令入沈銘竹家，坐定，聞複壁中有聲，蓋其妾匿于中也，司令問何人，沈詭以甥女對，即牽其手大笑而去，委員自身尙不能保，遑論其保護民衆，仙女廟敵司令要求浴室，招女擦背六十人不得，敵兵即自拖女子入浴室共浴，鎮江某委員請敵司令禁止姦淫，答之以日本無此法律，且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以堂堂委員，敵軍動輒侮辱，無地可容，既不敢言，且不敢怒，悔不當初，已覺其晚，「委員會」

各部皆有敵人監視，行動無自由餘地，請求擺脫固不易，微服出走尤不能，而一聞砲聲，疑爲國軍反攻，則嚇得面無人色，又恐爲國法所不容，其處境亦大可哀矣，聞鎮江「自治會」爲柳衍齋，張桂榮，郭道彌，郭詠青，尹公甫，盛蓬極，任玉書，關景堯九人，揚州爲方小亭，張伯魯，吳孝候，吳嘯園，沈銘竹，陳休菴，殷公健，周實卿，吳孟節等九人，但其中尚有列名而本人仍在外地未歸者，豈不冤哉，至於各地無賴之徒，藉聲勢以魚肉鄉里者，如宜陵之倪伯附輩，更不足道矣。

統觀江蘇戰局，江南雖入敵手，而蘇北僅有江都，儀徵，六合淪陷，運河以東，江都以北廿餘縣，仍在我統制之午，敵在運河兵力，僅數千人，爲攻津浦線之右翼，我國軍既堅守徐州，運河方面，決不敢推進，江北近年政治已上軌道，匪患肅清，五穀豐收，自衛力較江南爲強，而游擊隊已有組織，戰局持久，必疲于奔命，後方民衆又深恨敵軍到處暴行，均存家可破國不可亡之決心，而避難民衆，亦甯願加入游擊隊以抗敵，家鄉得歸與否，已不在其顧慮之中，省政府自遷淮陰後，照常

處理行政，決不他遷，津浦路敵人如不能立足，運河之敵，不攻自走，我國軍可沿運河長江而下，京滬線必受威脅，大局之轉機，其關鍵當繫乎徐州一戰也。

敵在皖南獸行

劉尊棋

(一)到了甯國前線

我們沿着公路走近甯國縣城時，已經是夜晚十時左右了。在黑茫茫的羣山中，這座古城現出一種極莊嚴的神色，尤其是城頭上站着兩個提燈的哨兵，我們雖一點看不出他們的形影，但從他們遠遠的喊要「口令」的那種粗壯的聲音中，我們禁不住對他們肅然起敬。在我們不知所答的半分鐘內，城頭上問着「你們是軍人還是老百姓」？非軍非民的我們，祇能回答「是我×師長的」。

我們被引至七八里外的一個村莊，同×師長見面，互相道着「辛苦」，×師長是自八一三以來從未回到後方一次的，所以他首先問了許多關於後方的情形，國

際的現勢，他更知道與記者同行的B君是最近才從西班牙轉來的，因此特別探詢了關於西班牙戰場的近況，很感覺興味。接着當然是回答我們的許多問題，解說前方的形勢。在地圖上他指出我們所在的地點，和最近游擊隊克復了的廣德·泗安·孝豐·安吉·出乎意料的溧陽，宜興也劃在藍圈裏頭，我不免興奮地問他：「這是幾時克復的」？他笑着說：「一月十四·十五。而且不僅這兩處，你看，郎溪·十字鋪·高淳·這些地方完全在我們掌中。敵人除了守着宣城·灣沚·蕪湖和這邊的長興，吳興幾個孤零零的據點外，所有各點中間的綫路，各線中間的面積，在近一個月來已次第被我軍掌握。而且不僅是地方，所有的民衆，也都組織成了武裝游擊隊，敵人毫無辦法」。

我幾乎懷疑他過於誇張了，然而他從文檔中抽出了五六件游擊隊從我們以爲還是敵人佔領的地方拍來的無線電報，使我不能不驚喜信任。同時使我感覺慚愧的是，一般人認爲已經是在前方的我們，對於真正前方的變化，尙且如此之隔膜，何況

完全在後方的人們！

話已談到深夜，我和B君決定到廣德宣城方面一視，我們要親眼看看敵人遺留下的慘酷的醜跡和我們江南新興游擊戰士的英姿。

(二)偉大的黎明

天色將將發白，村裏村外的起床號響，我因為經過一天的征途，加以昨夜睡時過遲，還不想起來，但是神經興奮得不能再入寐了，便在床上靜聽號音的起伏，領略這火綫上的戰鬥生命的激盪，一會兒集合號也響了，村外稻場上高喊着「一·二·三·四」的操聲，四圍山谷中震起沉重的回專。「哦！偉大的黎明！民族解放的巨吼啊」，我禁不住從心坎上喊出來了。

過了一刻，忽然有幾個尖細的聲音，似乎訓話的樣子，從稻場上傳來，我正傾聽中緊接着一陣合唱的歌聲打入我的窗口：

一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拿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

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這分明是幾位女戰士領導士兵唱「義勇軍進行曲。」

我曾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聽到這個歌，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動過。我相信即使最麻木的人，置身於這樣環境中，也會熱血沸騰起來罷。

本來我們預備這天吃過早飯就出發的，但是七點左右，×軍長自××來了，他要我們先將甯國附近的形勢看一看，再往廣德去。他並願意陪我們到甯國城外的河瀝溪和縣城視察一下，河瀝溪是一個很大的鎮子，十二月底曾被敵機轟炸過一次，場壞了幾間房子，死了十幾個老百姓，一時全鎮居民頗為恐慌，紛紛逃到山裏去，可是近月以來，在駐軍的勸導之下，加上春節之故，老百姓都已漸漸回來，鎮子裏外已經熙熙攘攘，看不出恐慌的樣子了。大的店舖雖還有幾家關閉着門板，然而門前却被攤販所擠滿，大小鞭炮·花生·蜜棗·乃至洋襪·圍巾·大前門香烟·賣的很熱鬧。記者兩個多月前從長沙南昌過來時，看那裏的市面已經蕭條的不堪，那裏

想到這孤懸在最前方的市鎮還有這樣繁盛的景色。

×師長一邊走，一邊用手杖指示出附近的地形，敵人的距離，和到宣城與到廣德的路徑，我們環視左右叢嶺的山嶺，不覺對敵人蔑視起來，V君笑着說：「這都是專給日本的飛機坦克車預備的。」

(三) 在團部裏晚餐

中午我們接到報告說：××團團部的房主人準備了晚餐，約我們過去。三點多鐘我們就穿過了甯國縣城去的赴約，在團部裏看見了幾位穿灰棉背心的高級長官，那些背心都已經破舊不堪，有的棉絮都綻裂出來，但是因爲是在上海作戰時民衆作爲慰勞品送給他們的，所以他們至今還非常珍視，不忍換去。

飯開在團部裏，同棹上還有×師的政訓處是范君和兩位着軍服的女士，經介紹後，知道就是早晨領導士兵唱歌的女戰士，一位叫貝祿英，一位是章若霧，他們原是在上海作女工的，八一三後，「女兵」謝冰瑩等隨第×軍到上海時，她們便毅然

加入了她們的服務團，現在這個團體自冰瑩以下部出嫁的出嫁了，讀書的讀書去了，早就回到後方去，只剩他們兩位繼續在軍中奮鬥着。

席間范處長告訴我們幾樁前方民衆英勇殺敵的故事，異常生動可愛，使我最難忘記的，是那王家莊的四個農夫，宣城的敵人有一次派三個士兵到王家莊去搶掠村民的豬羶，把兩個站在莊子前後監視，一個進到莊子裏發現了一隻很大的豬，他就強迫四個年青的農夫抬到營房去，這四位農夫在彎下腰捆豬的當兒，互相扭一扭嘴，使個眼色，便同時翻轉身子，將那敵兵勒死，繫一塊石頭丟到水裏去了。過了半個多鐘頭，莊外站着的兩個兵，知事不妙，就進到村裏去查看，沒有任何一個村民承認有日兵進來過，但兩個人一定要村民交出他的同伴，那四位農民早已有計較，便出頭騙他倆說，曾看見一位日兵去到某姓家裏去，一面領他倆進去，誰知他們預先埋伏了另外五六個人，將這兩名兵從後面攔腰抱住，用大鐵棍從腦頂上一一捶死，這個農夫，害怕敵兵去焚洗他們的村莊，接幾便找到我們駐軍當局，陳明了原

委，領下十幾枝槍，把全村壯丁組織起來自衛，敵知兵道後，也沒有再敢去王家莊騷擾了。

(四) 一個克復地方的羣衆大會

第二天的清晨，×師長吩咐好了三匹馬，送我們到廣德，范君因為對前方的保甲長預備有所訓示，和我們同時出發，另外有三連弟兄正是開到前方去的，也一道去了，從密國到廣德，並沒有公路，到宣城去本來是有公路的，但已破壞得不能行車，因此沿途除騎馬外，只可以步行，路本來不長，不過一百一二十里，但是連日雨雪把山道濺得溼泥不堪，行軍頗爲吃力，然後第一有着一百多士兵和我們談笑前進，朝着我們克服的地方走去，再加上長虹嶺燕子窩一帶的泉聲山色，竹影波光，實在感不到絲毫的疲倦。

傍晚到達了廣德城外×鎮，因為事先會通知過前方，所以代理廣德縣長劉靜達君派好了人在鎮外歡迎引路，在這裏我們知道了廣德城內已經被敵人焚燒得無一

完棟，而且城中沒有一點飲食，更因為死屍太多之故，氣味不能入鼻，所以不得不在鎮裏宿營。

首先同劉縣長談了一席話，知道他於廣德城陷落第三天，將縣政府移到這裏來的，現在縣城雖已經我游擊隊克服，但因城裏的民衆都逃得精光，沒有逃出的也被敵掃數屠殺了，所以縣政府依然不能搬回去。

范處長要趁天色未黑，召集當地的老百姓發表演說，縣長把聯保主任找來後，立即就將羣衆大會召集起來了。所謂「羣衆」，當然不過是驚弓之鳥一樣的兩三百人，然而在這大劫之餘，有這三百人肯來聽演說，不能不算是一件意外事。范君用很生動的詞句告訴聽衆，日本鬼子如何想滅我全國，政府以及其他各地的民衆如何堅決抗戰到底，最要緊的是他告訴了民衆許多幫助軍隊，偵查敵人，以及必要時堅壁清野的具體方法。曾經親身遭受敵人蹂躪的這些民衆，當然很受感動，可惜這類的演說在前方還是太少，而且在每次演說後，似乎還應當利用大衆的熱心反響，加

以適當的組織與動員，否則只留下一個漠漠的印象，是沒有多大益處的吧。

演說終了後，縣長和保甲長要記者報告一番國內和國際的形勢。這當然是記者的職務，然而因原時間過晚，只好將各戰綫大勢的和國際間援助我們抗戰的事實，粗略地報告一下，殊不知這裏的民衆非常關切的傾聽，報告完了以後，各保甲長還集合到臨時縣政府，不追問許多問題。記者也就藉這個難逢的機會，用座談會的方式，詳細地詢問到數人對於廣德城郊姦淫擄搶，焚燒糜爛的情形。這些可愛的鄉間父老，無不爭先恐後向記者縷述，說到慘痛的地方，真是聲淚俱下，不能自抑。

(五)揮淚話廣德

廣德所遭逢的浩劫。是敵人在江南淪陷地區蹂躪踐踏各種獸行的最忠實的自供狀，同記者在這個座談會上所能得道的資料，自信是我們第一次對於克復的縣城所得到的最真切的資料。因此之故，記者不憚多佔篇幅，把這些身罹其禍的父老自己

的口述，一一紀錄下來，使我們可以知道若干人類所不能想像的殘酷行爲，都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橫施在我淪陷地區的同胞身上。以下就是將當時的談話擇要紀錄的：

（地點）廣德郊外××鎮臨時縣政府內。

（時間）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晚。

（參加者）廣德代理縣長劉靜達，廣德縣肅反專員兼第×游擊司令部參謀朱學易，廣德縣戰地服務團副團長劉聲遠，第一區區長何元培，顧保長，黃保長，吳甲長等及記者共十五人。記者：今天蒙劉縣長招待，並邀請諸位父老來和兄弟談話，非常感謝。諸位父老有的是親身，有的是親族，深切遭受了暴敵的摧殘，還能不逃避，不畏縮，和縣長共同維護桑梓，抵禦敵人，兄弟願表無限的敬佩，現在要請諸位將我們縣城失陷前後，敵人燒殺屠戮的真實情形，一一告訴兄弟，發表於國內外報紙，使各同胞，和全人類都來加倍努力，掃蕩這個萬惡公敵，先請縣長開始。

劉縣長：先就大概說，廣德城內原有二千六七百戶人家，人口共八千左右。自

八月十四日起，城內和飛機場被敵人飛機轟炸過二十幾次，最初只是飛機場，但十六日起，城內也遭轟炸，當日死傷四十多人，這時居民已逃去大半，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敵機大隊飛來，連炸了四天，居民死傷有三百多人。這時老百姓除赤貧的以外，都已逃跑，而縣政府也就在二十七日搬到這裏來。大概敵人入城時城裏還有窮戶五六百人吧，這些人中現在十之九八都被敵軍殺死了。記者：敵人入城時有多少？從那邊過來的？

(甲) 敵人姦淫的罪狀

劉縣長：是十八師團的一個聯隊，共約二千多人，都是從長興泗安過來的。據後來逃出城外的人講，敵兵入城以後，立刻挨門挨戶搜查，凡是四五十歲以下的男子，都用繩子捆在一起，強迫搬運東西，掩埋屍首，打掃房屋。對於婦女，就不管老少，加以輪姦。稍微加以抵抗的，就立刻被刺刀戮死。此外敵人司令部開到北門內孫正和北號時，還從吳興長興帶來幾十個年青而且比較好看些的女子，分在各營

房中取樂。

敵人佔領城內的四十四天之中，每天都分頭到城郊各村莊搜索壯丁和婦女。壯丁抓去是替他們做工，女士當然是爲着姦淫了。最殘酷的，是對於不能如他們意思的婦女，除強姦淫，還用木棒或青菜蘿蔔插到陰門裏，裸體暴露在街頭。對於許多壯丁也用玻璃瓶插入肚門中處死。我們的游擊隊於本月十三日入城時，看見這樣慘死的屍體不下兩百具。

何區長：不定是城裏，前天我從上泗安過來時，公路兩旁還看見幾十具這樣的屍體，讓烏鴉和野狗搶來搶去，真是悽慘極了。馬王廟有七個，文昌宮四個，還有的姦死以後赤條條吊在樹枝上的，有一個真可憐，看來不過二十左右的女子，兩手兩腳倒捆起來，仰天倒在路旁，下身已經被刺刀划開到肚臍上面。

顧保長：十八里店子的李三兒的母親，五十多歲了，還遭這樣慘死，還有我的一位親戚，范家外甥的童養媳，可憐剛剛十四歲，十二月三十那天，連她母親和姐

姐一齊被五六個鬼子拖去，沒有進城，在一個稻場邊上把她們的衣服抓下，迫令她們下水塘先洗個澡，三個女人家當然害羞不肯，鬼子們就一一提起來向水塘裏泡了幾分鐘，然後提到場上，迫令在地上爬，一邊用竹杆在後頭調戲取樂，後來覺得心滿意足了，才放他們裸體回來，那個童養媳的姐姐氣憤羞怒之下，立刻將頭撞在一塊房基下自盡死了。童養媳和她的母親現在還病在床上，不能起來見人。

劉縣長：敵軍本月十三日向宣城蕪湖退去時，還在四郊搜索了四十幾個婦女帶走的。

(乙) 燒殺搶掠的鐵證

記者：這樣的深仇奇恨，真讓我們子子孫孫不能忘記，大概關於敵軍姦淫的獸行，已經知道了不少。關於燒殺搶掠的情形，一定更殘酷吧？

何處長：那還用提嗎？明天早晨你到了城裏就可看出所有的房子燒完了，沒有一間有頂有樑的房子。

記者：敵人燒的方法如何？

何區長：燒的最厲害是敵人退去前的幾天，這裏都可以看見熊熊的火光。他們先是將所有人家裏的木器堆在一起，揀頂好的房子先燒，燒時用一種噴水東西將汽油把房屋的外部噴好，然後點起火來的。

顧保長：北鄉邱家村沒有逃出去的老百姓三四十人，有一次因爲有一個小鬼子在那一帶失蹤了，後來一百多敵兵趕來，把大家關在一所大房子裏，外邊用木棍石頭頂了，也來噴了汽油，一古腦兒燒死的。祇有一個七十九歲的老太婆走不動，挨了鬼子一刺刀，裝死算沒有關進去。

劉縣長：我們的游擊隊進城的那一天，什麼可吃的東西都找不到，米不是被敵人帶走了，就是丟到水塘水溝裏去了。許多油酒店的醬缸，本來存了不少的醬，日本兵一時也吃不完，可是剩下來的，他們不是把一個人頭放進去，就是埋下一個死小孩子，或一條女人的腿，甚至醬油桶和酒缸都屙進大小便，水井裏面放有死屍，

使我們的人進去後，飲食居住全無着落。

劉團長：我們的戰地服務團有八個團員，前幾天組織掩埋隊，進城埋屍時，還看見幾樁最驚心動魄的現象。東門裏有一個燒倒的房子，我們女人的殘屍，肚子已經劃開，還有一個小胎兒，同腸肚一齊流在灰土上，細細一看，那女人的破裂的肚皮中填了許多鹽，看那屍體的樣子，還像是殺死不久的，十字街頭上我們也是掃磚堆時扒出三四個人頭，尸體已不知去向，可是後來在隔壁的王福記米莊看見，好幾條焦枯的人腿。

朱專員：不必到城裏，就是東鄉南鄉的村子裏，就可以看見這樣燒殺的慘跡，現在各鄉離城一二十里以內，除了這個鎮子是仗着山後面敵人沒有怎麼來過以外，其他所有的房子都燒平了，所有的老百姓，沒有逃開的，也都殺得精光，李窰村不是九個屍首，到昨天纔找齊埋下去的嗎？有好些地方，你看着沒有屍體了，可是一扒開磚堆，或到井口一撈，總會找出幾具來，李窰的王二溜子，因為不能走路，

小鬼子抓住他後，要他用手在地上爬進城去，背上還要背一隻小豬，後來還是在城門口一刺刀刺死的。

劉縣長：現在找老百姓組織掩埋隊掃除隊或遞步哨，都困難極了，因為城廂一二十里沒有一個老百姓，縱使叫旁邊的老百姓去，還要自己帶幾天的乾糧和水，因為飲食都沒有了。

記者：我們正應當學習敵人這樣堅壁清野的工夫，然而在敵人的騷擾焚殺的期間內，我們的老百姓沒有絲毫的抵抗嗎？

(丙) 民衆殺敵自衛

朱專員：當然有的呵。而且縣城的克復還要算老百姓的力量居多。爲什麼呢？克復縣城時，我們的軍隊還沒有到，是老百姓首先把廣德到宣城間的公路給它破壞了，所有橋樑已燒燬了，廣德到泗安長興去的公路也經我們挖斷了，敵人失掉了左右的接濟，非常恐慌，後來我們四鄉的游擊隊三百多人分頭在城邊挖陷窰，埋下

炸藥，堵住敵軍，使他們不能出城一步，他們靠城裏給養當然不能支持，所以逼得非退出不可。

顧保長：提起老百姓的抵抗來，我倒有幾樁故事奉告，當初敵人乍進城時，不認識郊外的道路，有一個兵不知怎麼迷了路，中途遇到一個剛從外地回鄉的學生，這就是李保長的兒子，在蕪湖上中學回來的，這個孩子傻頭傻腦，走在路上碰到這兵，還以為是中國的軍隊，打了一個招呼。那個鬼子兵立刻舉槍要向他射擊，後來一看這孩並沒有武器，就沒有開槍，反招手把他叫過去，要他引路，這孩子不懂話，那兵無法，便把槍夾起，一面用鉛筆在日記本上寫他要去的地方，這學生冷不防用全身力量一下子把那兵的槍奪下來，反轉向他做要放的樣子，那敵兵已來不及奪回，撒腿便跑，其實這孩子雖有些力氣，但一點也不會開槍，所以看着那兵跑遠後，自己就拿槍回家去了。這槍還很好，是三八式的，前天已經交給游擊大隊的吳隊長了。還有一次，也許是外間不知道的事，就是在敵人攻陷廣德的十幾天後，我們

地方的壯丁隊有五六十個人會趁黑夜衝至飛機場，當時有一百多敵人正在那裏睡覺，還停得有十幾輛汽車，我們的人同時丟了一百多手榴彈，把敵人的七八個哨兵打死不算外，還把油庫炸了，打死好幾十個鬼子，燬了四五輛汽車，但敵人很快的起來還戰，我們的壯丁也被打死二十多人。此外，縣城西門外的十八里店。花鼓塘、小官塘、等沿公路村莊的壯丁，搶了不少散兵傷兵的槍枝，組織成義勇隊，同敵人接觸過不少次，後來敵人小隊伍簡直不敢在公路上行走了。十八里店子有一次敵兵五名去村中搶掠，搜索小鷄和豬糞，老百姓們看他人少，打死了三個，跑走了兩個，第二天敵人一百多人跑來要洗莊子，那莊子本來有七個人是在民國二十年參加過共產黨的游擊隊，他們事先預料敵人會來報復，就把全村二十幾枝槍集合起來，要大家分在五六個地方埋伏，敵兵進了村莊後，他們各據一方，紛紛開槍，敵兵不知道我們埋伏有多少武力，一齊嚇走了。

抗戰後的東北

惜夢

——一個東北來人談話——

全面抗戰，轉眼已四個多月將士壯烈犧牲，民衆奮起抗敵，昭示我們抗戰前途怎樣的光明。在這全面抗戰期中，被蹂躪在敵人鐵蹄下的東北同胞，情形如何，該是值我們格外注意的。

最近有一位女醫士于汝洲，新從哈爾濱來。于女士在哈爾濱原開有一個小規模的醫院，生意本可以維持，因為全國上下都起抗戰，使她在東北不能再容忍下去，所以把醫院結束了。為避免敵人的注意留難，在哈爾濱開住了多日。十月四日晚由哈爾濱乘車去遼甯，在遼甯住一天，她所得到的印象是：「一城死氣」。六日由遼甯乘車赴天津，一路上除經過山海關時一度檢查外，沒有什麼遭遇。在山海關以外，火車上還有相當多的中國乘客，一入山海關，滿車全是日本人，三輛三等的車廂

裏，僅僅只有四五個中國的婦女。在天津住了幾天，經過日租界，總是要被檢查，街上除了橫衝直撞的敵軍，便是些運輸子彈和運送死尸的汽車，十八日離天津，乘小汽船到塘沽，換乘英船去青島，二十日正午到青，青市的檢查非常嚴厲，參觀青市一週，備戰空氣，感到相當的緊張。于女士說，最使她痛心的是，兩條日本商店的街市，房屋都在完整的關閉，把天津河北被炸的慘狀來和這敵人遺下的兩條街市一比，中國真不愧爲禮義之邦。二十二日離青，經過濟南鄭州，平安到達漢口。

據于女士說：從蘆溝橋戰事發生，東北敵人特別發揮警察和憲兵的權威，對民衆加緊壓迫，報紙消息，不消說，自有嚴密的統制，可是反面宣傳，一般人也早明瞭。來往信件，重複檢查，常常因爲一個字的曲解。便喪掉了全家的性命。但是，國內的消息，仍舊有種種方法，從每一個人口裏秘密的傳着。敵人明查暗探，來測驗你的思想情緒，少一不慎，便被誣陷。因爲這種關係，特別苦了一般知識的青年，就可靠方面透露的消息，華北事變將起一週內，僅長春·哈爾濱兩地被捕的學生

已有一千多人，最慘的：一次是哈爾濱工業大學二十七個學生，用一輛大汽車載往圈河使非刑處死。一次把一百幾十個學生，裝在一輛破舊的火車，載往中東綫的一個小站，連人帶車，一同焚燬。一次是在敵人新修的松花江大橋下面，幾個漁人拖上了二十一具學生的死尸，用一條鐵絲穿着二十一個人的手心，眼睛完全緊扎着一條白布。自己的學生失蹤了，誰也不敢說出口，自己的學生被處死了，誰也不敢去看屍身，類似這一種慘痛的事情，正不知要有多少。至於『因思想不良』和『通華嫌疑』被誣陷，被拘押，被辱打，可以說隨時隨地都在不斷的發生。

和捕殺青年學生相對的便是義勇軍的活躍，一種是由於敵人加緊的壓迫，加緊的屠殺，使這些青年的學生，不容再有一時一刻的隱忍，所以，都毅然決然悄悄離開了他們家庭，離開了他們學校，來參加殺敵的工作。一種是由國內精誠團結，使他們殺敵的情緒自動的高漲起來，有的是放下了他們的鋤頭，有的是跑脫了他們的舖店，來參加殺敵的工作。這些人，有的找到了已有的集團，有的把同志聯合起來

便成了一個單位。蘆溝橋事變發生，不到一個月的時光，活躍在吉哈一帶的趙尚志，由五六千人，竟增加到兩三萬人。另外在遼邊和江省的北部，農民們也都紛紛的發動，他們所採的戰略，當然是游擊。因為這種關係，在遼邊，在江省的北部，特別是中東鐵路東綫的各綫的各縣，敵偽軍隊天天和我們的義勇軍都有接觸，敵偽軍隊，常常的三百五百被我們的義勇軍消滅了。同時，敵人因為我們義勇軍這樣活躍，自然更要加緊的防禦。事實是越防禦越活躍，已經活躍到長春和哈爾濱附近。于女士在哈爾濱開設一個小規模的醫院，每一天診治的病人，都有詳細的報告，從此以後，敵人特別注意到各個醫院和醫生所療治的病人，天天總是有人來調查有無醫治「黑傷」者，（義勇軍的槍傷），可見敵人的防備是無微不至了。

和這些問題有聯帶關係的，便是敵偽軍隊直接的調動。關於軍事，不但一般無從探悉，就是一二等的傀儡，也同樣不容聞問，不過，由其他方面，直接間接，還是能露出一點消息。因為義勇軍的活躍，常然有大批敵人正規的軍隊，開出鎮壓，

吉江兩省邊界，借口蘇聯紅軍的暴動，不得不格外增厚兵力，滿邊吉邊，常常發生衝突。敵軍一方要鎮壓義勇軍，一方還要增援華北，所以在東北的日本商人，有好多已被徵發。關於偽軍，很多都調出東北，凡調出的偽軍，每一人須有三家聯保。敵人爲表示他們的厲害，中途把幾個偽兵處死，硬說他們是投降中國，結果聯保的人家，便都遭了非刑慘死。經過兩三個月的時光，敵人宣傳天天勝利，但這些被調出的偽軍，却沒有消息，連聯保的人家一樣誰也不知道，因此所有聯保的人家，都個個自危，說不定何時全家就會被犧牲。偽軍本身，當然也感覺不安，所以又常常祕密聽到一部一部的譁變。

于女士現在正找尋一個相當的醫院，要到裏邊爲傷兵服務；同時還在計畫創辦一個兒童寄養所，專收留一般爲抗戰而無力照顧家眷的人們的兒童，如果這一個計劃再不能夠實現，她將要跑到前方，作一點應該作的工作。

淪陷後的安陽

張向遠

自倭寇佔據平津後，號稱國防最前綫爲豫北重鎮的安陽淪陷後已四月多了。提筆寫來，不勝今昔之感！敵人佔據保定後，即大軍南侵，二十六年十月十四了上午十一時以七架重轟炸機正式轟炸安陽。當時縣黨部，豫北綏靖公署，商會學校等重要地方均被炸燬，當日下午城中男女老幼大半逃出，翌晨黎明傾城外出。筆者亦倉惶躲出。這時只有我們的武裝同志尙把守城垣，堅決抗戰。可憐以繁華素著爲軍事要地的安陽，頓時成了一座悽愴悲慘寂寞蕭條的空城！

這次被炸後，老百姓整日東跑西逃，設法躲藏，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教訓，真知道倭寇是厲害的，誰也膽戰心驚，晝夜不安。此時政府南遷，學校停辦，商家關門，完全成了恐怖時期。漳河一帶的老百姓，沿鐵路一帶的居民，均因敵人的炸彈，驚破了他們的酣睡。躲到鄙塞不堪交通不便的山中去了。

十月十九日晚，敵人由豐樂鎮，渡漳河，宿該村，多數身着白衣，亂拉民夫搭橋，每人每日與工谷日錢五十錢。錢當中有一圓孔，上寫十錢與昭和幾年或大正幾年。當時老百姓很害怕，不敢要他們的錢，在他們的眼目中初看日錢，甚爲驚奇。此後老豐樂鎮一帶的村莊，多與日人預備小夫，立支應局，聽候派遣。住數日，與聯保主任要麩草，多照數供給。惟尙安民聯保主任反抗，並言不供給你們給養來打中國人，當立被刺死，並聞釘到牆上示衆。自此安陽人最初叫日人刺死，老豐樂鎮一帶的村莊最初嘗到日人暴行的滋味了。

安陽人親身受到暴日的淫威，希望中國軍隊早日把他們打走，誰知我軍南走，倭寇北來，終於十一月四日用汽球，飛機，大炮，坦克車等新式武器攻下了祖宗墳墓所在的故鄉——安陽。入城時從小西北門入。沿小西北門一帶的商民，均遭慘死。某一個掛麵舖內竟堆積了二十幾個死屍。血流滿街，腥臭四起，傷心哉！日人之慘殺！痛心啊！倭寇之暴行！此時城內商民全體被搶，機關學校更甚。男爲人奴

，女爲人妾，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就是這個時候了。此後安陽政治即由漢奸主持，設維持會，由日人指揮整理，筆者至今未敢到安陽城一次。主持維持會的人不詳，惟見其告示始知其公安局長係王錫鄰。因打開安陽後約月餘，各村均貼告示，上寫：「爲佈告事：照得戰事初平，大局已定，仰爾等各安生業，勿相驚擾！所有戰前之交通溝，戰壕即日填平，恢復交通，切切此佈！」下署彰德縣公安局局長王錫鄰。昭和幾年幾月幾日各等語，始知全係漢奸專政。

佔城不久，沿平漢綫的村莊，均屯重兵。豐樂鎮車站，袁宅（即涇上村），紡紗廠，安陽橋，兵營等地方均住日兵，並在兵營中山村，（即小司空村）兩地各造飛機場一所。自此敵人空軍南飛多由此起機了。

日人運兵，此後多由鐵路南來，獨牛車可一連五六百輛，時由豐樂鎮車站馳往安陽。坦克車汽車亦無日不過，致使老百姓無敢過鐵路者。某次敵汽車五輛由豐樂鎮馳往安陽，道經下柏樹（在安陽西北距城二十五里）我軍騎兵由上柏樹（在安陽西

北）東來路過，即以機槍掃射，當即打燬汽車一輛西逃，後日人即日到下柏樹把程家之房屋焚燬百餘間，三日不滅！原來他們以爲該村民衆打燬了他們的汽車。此後凡過鐵路，見中國人就開槍，一直行了兩個月。

敵人住到鄉村後，卽奸淫擄掠東西，尙是小事，強奸女人，實在痛心。某村董姓家一中年婦人與一雇工在該村東地折花，五個日人到地內問此婦人「此係何物（按指棉花而言）心焦心焦」（按此語爲日人的口頭語。大概日人想達到某種目的時必說這個口號，尤其奸淫女人。）立即強行輪流奸淫，婦人甚羞，以花包（折棉花之包方形）蒙面，五人輪奸約二小時，尤以爲未足，又將該雇工裸體抬到該婦人身上，強迫玩耍，五人一齊拍掌哈哈大笑，盡興而去。某次在豐樂鎮車站姦淫一七十歲老嫗，姦後又刺死，置屍河中，諸如此類，舉不勝舉！一般婦人因此自殺者，大有人在！

敵人向老百姓要的東西，主要的有鷄子，鷄卵，柿，石榴，洋烟等，有的也給

錢，有的不給！高粱穀子也要，多喂牲口。凡遇甜性物品甚爲歡喜，冰糖黑白糖蜜，均被搜索一空，集鎮上的各種糖與甜性物品，多被日人搶完。酒亦喜歡。某次在辛店集（在安陽東北距城二十五里）某雜貨店內，把大量的酒，用便壺（卽尿壺）盛用（原來日人不知此係夜溺器）鄉人均暗暗好笑。又甚好吃牛肉，鄉村中的牛，十之八九多被殺。

敵人任意屠殺中國人民，如同殺豬宰羊一般，只要你不稱他的意，不順他的眼，卽遭慘殺，敵住大劉家莊時（在安陽城北三十里）有日軍打龍某家門，因開門少遲，立卽刺殺門內。又該村保長龍某，因日軍強要紅梁，當答以無，敵人忿怒，大肆搜索，恰在該村龍老配家中搜出紅梁五六十石，因將該保長當場擊斃，村人哀求，亦遭荼毒。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後敵人突發現中國人手腕上有黑點者，（係從前塾內幼童的一種無意思用針和墨刺成玩耍的）卽以爲你是某黨，多被刺死。如有三個黑點者，他說你信仰三民主義。有五個黑點者，他說你信仰五權憲法。有一黑

點者不殺。因有一次見某人手腕上只有一黑點，怪而問之，某人懼殺，即曰「大日本一統天下」，日人點首稱是。因此鄉人都將此點生挖，或用通條燙去，或用藥起。後來有「起點藥」之發明。該藥係用石灰配酒精製成。救了好多性命。

倭奴在鄉村一點禮節不講，可是中國人對他們必須講禮節。在水缸內赤身沐浴，在河溝中裸體釣魚，恬不知恥。可是我們對他們必須和顏悅色，仰其鼻息。拱手禮當講究。某次鄉人過安陽橋未與站崗者行禮，該站崗者立即推入河內（按指安陽河）至令葬身魚腹，鄉人惋惜！

以上所述是安陽是被佔後的一般情形，民衆痛苦，不堪言狀，望我軍趕快收復它，拯救水深火熱中的同胞吧！

慘痛的報告

任宜

我是浙江吳興人，家裏開着一片雜貨店。父親五十六歲，母親五十歲

錢，有的不給！高粱穀子也要，多喂牲口。凡遇甜性物品甚爲歡喜，冰糖黑白糖蜜，均被搜索一空，集鎮上的各種糖與甜性物品，多被日人搶完。酒亦喜歡。某次在辛店集（在安陽東北距城二十五里）某雜貨店內，把大量的酒，用便壺（卽尿壺）盛用（原來日人不知此係夜溺器）鄉人均暗暗好笑。又甚好吃牛肉，鄉村中的牛，十之八九多被殺。

敵人任意屠殺中國人民，如同殺豬宰羊一般，只要你稱他的意，不順他的眼，卽遭慘殺，敵住大劉家莊時（在安陽城北三十里）有日軍打龍某家門，因開門少遲，立卽刺殺門內。又該村保長龍某，因日軍強要紅梁，當答以無，敵人忿怒，大肆搜索，恰在該村龍老配家中搜出紅梁五六十石，因將該保長當場擊斃，村人哀求，亦遭荼毒。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後敵人突發現中國人手腕上有黑點者，（係從前塾內幼童的一種無意思用針和墨刺成玩耍的）卽以爲你是某黨，多被刺死。如有三個黑點者，他說你信仰三民主義。有五個黑點者，他說你信仰五權憲法。有一黑

點者不殺。因有一次見某人手腕上只有一黑點，怪而問之，某人懼殺，即曰「大日本一統天下」，日人點首稱是。因此鄉人都將此點生挖，或用通條燙去，或用藥起。後來有「起點藥」之發明。該藥係用石灰配酒精製成。救了好多性命。

倭奴在鄉村一點禮節不講，可是中國人對他們必須講禮節。在水缸內赤身沐浴，在河溝中裸體釣魚，恬不知恥。可是我們對他們必須和顏悅色，仰其鼻息。拱手禮當講究。某次鄉人過安陽橋未與站崗者行禮，該站崗者立即推入河內（按指安陽河）至令葬身魚腹，鄉人惋惜！

以上所述是安陽是被佔後的一般情形，民衆痛苦，不堪言狀，望我軍趕快收復它，拯救水深火熱中的同胞吧！

慘痛的報告

任宜

我是浙江吳興人，家裏開着一片雜貨店。父親五十六歲，母親五十歲

還有老婆和九歲的女兒。去年三月間，還生了一個兒子。人家都說日本人怎麼樣兇，父親總不信。我也以為只要我們不得罪他，他總不致於怎樣的。那知事情却有不然。

日本兵佔據了吳興的第一天，街上連一個活着的人也看不到，看到的盡都是死屍和血跡斑斑的重傷的軍民。我這時候，才真有點害怕起來。後來碰見了好多相識的人，心裏稍安一點。嘿！那想剛走到洋橋，一陣機關槍打來，我趕快低下身子，回頭就跑。到了家裏不一會，大門就響了。

到我們家來的日本兵有三個，跑進來就檢查我們身上，把身上的錢和稍微值錢一點的東西順手往他們袋裏一裝。隨後跑到樓上，店堂裏，到處亂翻，錢不用說，就見了稍微好一點的東西也要。父親去求情，他們打他一槍柄。

日本兵找到廚房裏，看見了我的妻子，三個人笑着說着，拖了就走，父親上煎去搶救，一個日本兵一刺刀，把父親戳死跌在地上。母親跪在地下求饒，日兵還大

笑。我女兒正在後面玩，聽見哭鬧的聲音，跑進來也被日兵拖住。

妻子慘叫着，掙扎着。抱在懷裏的孩子大聲哭着。女兒也哭着，叫着，喊着媽媽，爸爸，爺爺，奶奶……悽慘的聲音，簡直是我有生以來沒有聽見過的。

我太難受了，我沒有反抗，也沒有求救。不過我還曉得我被他們捆了帶走。

忽然，我看見我的老婆跳到河裏去了！一陣湧起的泡沫，蓋沒了她……孩子被拖跌在地上，半天沒聲息。

女人跳了河，日兵發了怒。把我的脚又捆着，使力一拖，流着血，我暈了過去。

一陣惡痛，聽見地上的孩子小聲地哭着，他蠕動着。

孩子的屁股裏吐出刺刀柄，滴着鮮血……

後來日兵叫我扛東西，並且把我帶到屋子裏，隨手用小刀子劃着我身上任何部分。使我怪叫着。這是我被他們拘捕住的第一天。

有一天，日兵叫我伏在地上，肩膀扛着日兵的腿，給他捏腳。捏得不合他的意，就舉起腳來，在鼻子上使勁一踢，鼻子出了血。不久，另幾個日兵捉來了一個中國人，被打得到處是傷痕。這人就是平常在一起玩的小王！他現在東吳讀書。

又來了幾個日兵，他們坐着，拿着刀，槍，見了我給那日兵捏腳，似乎有點不服氣，做手勢叫我跪在他面前。沒有辦法，我就跑去跪下。大概是跪的樣子不對，日兵搖着頭，嘴裏噙哩咕嚕，還拿刀子敲我的頭。一皮鞋踢來，使我跌在一邊。日兵叫小王站在面前，叫他給衣服剝光。他沒有法子，只好照辦。

一刺刀，砍掉了膝蓋。一陣猛痛叫他自然地向日兵脚下伏了下去。日兵得意了。高興地走開；我也就逃出了這一關。

又一天，日兵牽着我到街上去找女人，去搶財物。在街上看見許多同胞被殺。在弄堂口，幾個女同胞被輪姦着。慘叫和狂笑突破了死城的空氣。

被輪姦的婦女，乳房割下了，陷凹的部分，現出極可怕的顏色。陰戶還插着一

郝才頭。……

又有一天的晚上，一個女人捉來了，十幾個日兵搶着欲姦，大家相持不下，一個軍官想出了法子，叫那女人脫去衣褲，在屋子當中的一張桌子上跳舞，他們圍在四邊看。顫動的乳房叫日兵開心了，一個日兵用刺刀播動着乳頭，女人慘痛着倒了下來，被日兵抱進房裏去。隨後只聽見一片慘叫和哄鬧，就沉默了。

兩個鐘頭後，我背了先前跳舞的女人出去，發現女屍的肚皮上有兩個銅板大的洞，腸子湧在外邊。

我就在這時候逃了出來。被日兵拖去的九歲的女兒，和我的母親，却不知是怎樣死的。我這篇東西，是身經的紀錄，事實的報告，毫無文字的修飾，我受了屈辱，殺死了我的父親，逼死了我的老婆，不知下落的母親和女兒，然而我活着，我活着就爲了復仇！

一幕華北的傀儡戲

關於日本在冀察的情形，自從我到了濟南後，在報上，在雜誌上，確看見不少平津回來的人寫的，但以筆者所見，大概都是極表面極表面，而並且同時是個人的歷險記，對於日本統治的政策，是沒有把握住的。日本在併吞冀察，在併吞華北五省的途中邁步，爲達到此目的，他有他的積極政策。他的消極政策，是徹底排除一切「中國味」，用新名詞講，徹底排除一切「中央化」的痕跡。達到人人不復忘記了中國，忘記了中央，並轉而恨中國，恨中央，以至於起來同着日本來打中國，打了中央。於此，他取消中央在日本勢力下的新生活標記，各種黨政軍的宣傳品，特別是總理的遺像和遺教，取消中央的各種政治機關，各種教育機關，取消中央的份子——僞北平市政府公安局潘逆毓桂謂爲劃時代的工作，取消警察保安隊以及民間的一切武器，取消中國的任何報紙刊物，取消聽取中央報告的收音機，嚴厲檢查同

南京往還的通訊等等。

其手段之辣，北平地方維持會（實際是特務機關長松井的意思）公佈的「特別犯罪臨時處理法」足以代表。『本法暫時對於犯特別罪犯者用之。』●本法所謂特別犯罪者，指左列各款而言：（一）關於暴動及騷擾罪，（二）關於妨碍交通及通訊罪，（三）關於間諜及通謀罪，（四）關於有害治安之政治運動及思想運動罪，（五）關於破壞軍用電線罪，（六）關於放火決水罪，（七）關於囚犯逃走罪，（八）關於擾亂金融罪，（九）關於妨碍執行公務罪，（十）關於殺人罪，（十一）關於隱匿兵器及危險物罪，（十二）關於秘密結社罪，（十三）關於造謠煽惑罪，（十四）關於強盜罪，（十五）其他危害治安罪。●犯前項各款之罪者處死刑。●在本法施行前，犯上各罪未判決者適用本法。』特別是最後一項，實開法律未有之前例，因法律普通不溯既往也。

日本消極政策一開始，成效即卓著。在七月二十九日以後，有如暴風掃落葉，

很快的就達到他的目的。但日本並不以此爲滿足，接着就是他的積極政策：嚴格統治所有日本勢力下的報章（刊物簡直沒有了）、北平各報、報頭報面，雖仍舊貫，裏邊賣的，則完全是狗肉，滿篇滿幅的盡是對我中央政府對我最高領袖的詈罵，盡是對於內部分崩離析的挑撥，盡是皇軍神武的頌揚，皇軍的紀律的記載，「滿洲國」「王道樂土」的頌揚與記載，實際上，日本對於華北第二「滿洲國」之促成確是努力。於此有「平津地方維持會」，有「河北省各縣地方維持聯合會」，有「華北人民自治會」等。九月中旬，「平津地方維持會」與「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財政方面已經實行溝通了。最近冀省拿去，冀政務委員會也成立了。不久，太原攻下，在津浦上再進一步，必更有新的政治傀儡組織出現。

此外，日本積極政策，表現於教育者，爲教科書之修改；表現於經濟者，爲承平鐵路之趕修，滄石鐵路之趕修，爲日本老頭票之流通（勸人用老頭票，在平津鐵路各站旁布告），金融全權之把握；在民衆方面，爲「宣撫辦事處」之設立，爲「

宜撫班」之普及，在軍事方面，爲工事之趕築，士兵之佈置，護路村之組織……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若不於最近期間將華北收回，華北即陷於第二「滿洲國」之地位。

孤島上的種種

幻爪

愁雲慘霧籠罩下的春節，給了筆者一點活動的機會。現在讓我把活動的結果，告訴給武漢的人們聽聽，希望大家戮力同心的保衛我們的神經中樞，要知道「喪家之犬」的痛苦是無法摹繪的。

正在年底的時候，「皇軍」的憲兵隊光臨了極司非邇路的中行別業，說是要沒收那裏的房子。中行別業是中國銀行的行員宿舍，裏面住了二百多人家，一般驚弓之鳥見到「皇軍」的使者，連夜紛紛搬家，顯出異樣的紛擾。後來有一位南京中行的職員幾度和「皇軍」折衝。因爲他和「皇軍」裏的某軍官同過學，結果還差強人意：中

行別業本身暫免沒收，別業旁邊張公權先生的私宅改爲滬西憲兵分隊的司令部。中行別業內供給行員乘坐的大汽車和冠生園某君存放在那裏的小轎車由中行「自動」送給日軍。日軍的行解決了，自然想到住了。因此，中行買了五十牀張鐵送去，聽說送去的人還得了幾塊錢酒資。筆者在初一那天曾經去過中行別業一趟，經過「憲兵分隊」的時候，看見有許多我們的同胞走進走出。據附近的住戶說有時還有年青的歸女進去，並且她們的前去是有「大道市府」的人員陪著的。

二號下午兩點鐘的辰光，法租界公館馬路八號的中國棉業公司進去了幾位不速之客。公司的人們見有「上賓」來到，趕忙用香烟茶水款待他們。他們一語不發，目光四射，一直到五點纔走。三號早上又去了「奉命而來」的華人，此事如何解決，幾天之內可分曉。中國棉業公司在艾登路的貨棧已遭孫科和吳鐵城二住宅同樣的命運——加封。

凡是住過上海的人應該知道上海有一條路叫做老靶子路。那裏離火車站很近，

兩旁林立著神祕的按摩院，又有著名的俄國大菜。進不起沙利文的人們每每化四角五分錢去大嚼一頓。現在呢，這條神祕之街竟變成「刑場」了。三四天前有七位愛國志士被日軍殺害了。殺害的時候出了煌煌的佈告。從佈告的文字看來，自然是出於漢奸的手筆。不曉得他們提筆起草佈告時，內心的感想是些什麼。

橫衝直衝的「皇軍」軍用車，不但沒有牌子，且從來不管紅綠燈。印度阿三一看見插有太陽旗的軍車，便立刻改換燈光。就是這樣，撞人的事還接二連三的發生。撞了人之後車子停都不停，巡捕瞪着眼一點辦法也沒有。字林報把這件事討論過三兩次，結果是呼聲給沙漠淹埋了。一班公子哥兒們在中區開汽車的時候，不免要時刻留神，萬一不謹慎，妨害軍運的罪名立刻便來了。

上海市銀行本來在法租界開得好好的。可是現在該行登廣告說定期遷往漢口。這顯而易見的是「不速客」拜訪的功効。外國記者問日方是否要干涉其他的銀行，發言人的回答非常閃爍。

筆者有點產業在南郊。新近屢次派人由浦東繞道前去視察。據視察的人回來報告說搜查絕對不能免。搜查的時候先着手掌上有厚皮沒有，再看腿肚上的肉堅實不堅實。假若發現有曾經拿過槍桿或遠路行軍的痕跡，那就莫怪刺刀無情了。有一個看別墅的花匠因為體格壯健，險些兒進了枉死城。磕了無數的頭，再經翻譯先生（自然是中國人）說情，纔算死裏逃生。身上的五元鈔票和香煙做了敬禮。翻譯先生說「皇的」紀律很好，就是餉項太低了——每月日幣五元——所以不得不希望鄉民多多送慰勞品。四鄉有許多漢奸在做拿老頭票換法幣的工作。有時候他們竟以一元四角日金票的高價去引誘人們交出一元的法幣。法幣收有成數，便交給他們的雇主，雇主再拿它們去購買外匯。這樣一來，我們的現金準備減少了，敵人在外國的購買力增加了。用心之毒實在無以復加。所幸四鄉已成焦土，人民遷徙一空，漢奸的活動，不見得有很大的成就。

越界築路的每一個弄堂都由特務人員檢查過。愚園路某弄堂的一位看門警說特

務人員曾對他和他的同伴訓過一次話。大意是要他們安心服務，不必他去。「皇軍」並不管他們，管他們的是「大道市府」。「大道市府」是「商辦」，和以前「官辦」的完全不同。至於中日間的事情，是由於小小的誤會，遲早總會消滅的。以上一段鬼話恐怕有識的日本人聽了也要笑掉牙齒的。各報都說李某在活動樹立華中政權。這個偽政權出現的時候，非驢非馬的「大道市府」恐怕要壽終正寢了。

關於海關的事，傳說非常之多。筆者趁春節假期訪問了許多下級關員。他們異口同聲的說他們是坐在鼓裏工作。上峰的意思是莫測高深，已經撤退了的青島關員又都奉令回責在五色旗之下從事收稅了。海關監督公署裁撤了，現在暫做被劫各艦水手的宿舍。膠皮套鞋，手電筒，蘇布袋等足供軍用的物品都奉行政稅務司（日本人）的命令禁止出口，中國關員除遵守命令外，毫無辦法；因為即使關裏能放行，碼頭上佈滿了的日籍稽查員會毫不假借的加以扣留。

大公報，申報，掃蕩報，在孤島上好像是珍品一般。大家小心翼翼的你傳給我

我傳給你。近來憶定盤路上發生過全身搜查的事情。救國公債收條和內地的報紙都是違禁品，一旦搜出，便是凶多吉少。大家覺得申報比以前精彩多了，比起忍辱負重的××報好多了。

—— 謝謝路透社，孤島上的人們時時讀得到片段的大公報社論。不過有時候電文太簡，令人煞費思索。比如某日的外電引大公報社論的時候，只說以前的中日戰爭是日本人打李鴻章。大家看了都不很明白。

郵局人員說郵件還沒有檢查。其實檢查也沒有多大的用處。各電局都有檢查員，可是倫敦的報紙並不缺乏，日軍暴行的消息（見字林報）。香港上海四十小時可達，除非日軍能遮斷海上的交通，檢查的效力等於零。

韓復榘槍決的事，還在大眾的口中談着。統觀中外的報紙，除了英文泰晤士報外，都一致讚揚政府的處置。

南市淪陷之後，南市的黑貨市場也隨着沒有了。平常兩元一兩的土，現在賣到

十四五元。一般癡君子都被逼著走「自新之路」，因為一來土的來源有斷絕之虞，二來價錢委實太高了。因此，各醫院的買賣特別好。

萬國儲蓄會登了大輻的廣告，說開始發售美金和英金的儲蓄票。小產階級都不免上當。匯豐花旗都不收存款，就是收也不給利息，並得有「相當」的介紹人。中法工商則大開方便之門，雖然只一厘的利率，有錢的莫不爭相存入。銀行界的人擔憂這事會引起鑄碼缺乏的現象，希望內地對匯來上海的款加以極嚴格的限制。

虎口餘生追記

徐惕三

負了使命，領導着工作人員攜帶着救護藥品，由號稱東方巴黎惟已被敵人砲燬了的上海出發，當輪船到達天生港，繞道南通·如皋·泰縣·靖江各境而達故鄉——江陰——時，軍事形勢是非常的緊張了，當天——十一月二十五日——因為縣長補助我們醫院的經費，不予撥出，遂聯合地方各機關要求縣長規定救濟和救護事業

的具體辦法，雖然得到相當的結果，那知局勢陡變，縣長於次日的晚上，避往江北的某縣去了。

救護醫院的籌備，費了不少的時間，經濟、和物質，任何一方面，都到了可以開幕的程度；事實上亦剋不容緩，亟於需要。不過原定的地點在離城四十里的塘頭橋，爲便利起見，必須遷至城區附近，所以這天——二十六日——奔向塘頭橋，料理運輸隊將各項藥物及服務人員，一律遷至東外原屬美人主辦之福音醫院。又因爲醫師的不足，想找舊時同學現在陸家橋開設樹滋醫院的孫姓兄弟倆來幫忙，所以天雖傍晚，拔腳又跑了。

行只十里，黑暗難前，路上的軍隊，對面的退來，於是到朋友家去探詢究竟，朋友說，「好多天，這樣的情形，軍隊的調防，何足爲奇；不過夜行不便，不如在這裏，明早起行爲是。」疲乏的身體，受朋友的說話屈服了。

二十六日的早上，重行踏上荊棘的道路，公路上擠擠的軍隊，仍如昨晚一樣的

向西而退。在相距數丈的地方，一見有異，擬欲後退，詎料「砰」的一響，槍聲在身旁震的飛過去，天啊！自投羅網，退回何及！接着三個敵兵把我扯去。當然，滿身搜查，失去了公款二百元，馬表一只，包裹一個，圍巾一條，手巾一方，記者簿一本；（幸虧身上絨繩背心內襯衫袋中，尚有法幣二百元，未被搜着，）紅十字袖章一個，也被敵兵扯掉了，接着，笨重的彈藥箱，套上我的肩背，權充敵兵的伏子。

「拍！拍！」肩上受着重重的兩下，睜眼一看，原來是一敵兵把紅十字袖章上蓋的印，寫了出來問我，先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江陰縣分會圖記」，他把「圖記寫」作「團說」，我替他改正了，他點頭微笑。

依照紅十字會規約，袖章旗幟，必須呈准地方軍事長官蓋印，故袖章旁邊，還有「江防總司令關防」之印，他看了好久，看不出來，便指着問我。我此時雖處境艱危，自度生命在他們喜怒之間，但仍以冷靜的頭腦，鎮靜的態度，隨機應付之，默想，倘若據實告訴了他，則總司令字樣，有關軍事，必定發生生命危險，於是換寫

「江陰縣政府關防」示之，他看了並沒有什麼表示。

每到一個村莊，敵兵們總要忙亂起來，有的搬取凳子農具，有的打毀織布機厚水車，堆集在場上，生火取暖；有的搜尋食物，有的拘捕民衆。眼見有一位穿西裝同胞，看去像過路人察出了敵兵已到躲避於農家的模樣，一把拉出，不問情由，劈頭一刀，橫於階下。有的抄着壯丁符號或壯丁制服，亦不問三七二十一，刺死或槍殺。坐在我旁邊的一個敵兵，拿了筆和紙，像審問供口般的向我作書面談話，指着被殺的屍尸，紙上現出：

「對於生命，作何保障？」

神魂早已飛到九霄外，心是卜卜的跳得急促，一手執着筆，不由自主地痊攣着回答他：

「什麼保障，死就算了！」

這個敵兵被另一敵兵叫去，我乘機假意小便，轉向稻堆的後面去看看有無出路

，只見前面是一條長河橫着，無法可想。正思慮間，那敵兵「噉噉」的來叫了。

堵起子彈箱，繼續前行，臨行時只見將稻堆放火，有的房子也着了火，甚至把醬缸酒罈，一概打破。

「離死的時間不遠了吧！但是白白的處死，豈不太冤？」一路上私忖着。於是留意敵兵的東西，打算奪一銅盔，拚死一人，然後而死，亦可抵去一個，可是總無機會。

空中「舞舞」的飛機聲來了，原來敵兵的前進，靠着飛機的偵察，繼以騎兵的查探，然後才步兵進行。正希望本國飛機，多來幾架，多拋幾個炸彈，炸死這許多敵兵；就是共同炸死，多麼痛快！我情願死在本國的砲火之下，不願死在敵人的刺刀尖頭呀！天哪！本國飛機，快要來了把！不時的祈禱着。

在曠大的田野中，又停止進行了，坐在麥畦的高處，又開始審問了，三個敵兵，這一句那一句的問着：

「幾歲？」

「三十一，」

「住何處？」

「離此不遠，」

另一敵兵問「何等人？」我答以「老百姓。」他很懷疑的樣子，把我的手掌反覆的看了幾次；又把我的袍子因為是絨裏夾，似乎老百姓不穿這等衣服；下身的夾袴是假毛葛的面子，似乎更不配穿；脚上的一雙皮鞋。更一毫不鬆的注視着。

「何校卒業？」又問了。

「小時在舊式學堂讀過幾年書，」故意這樣回答。

「職業如何？」都是文言的語氣。

「紅十字會會員，專做救護事業，不論華軍日軍，一律救護。」

「對日華戰爭，作何感想？」好像投攷學校時的時事題目。

「中華，日本同文共種，理應親善；不過，必須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場上，互相攜手，以謀共存共榮。」用日方慣用的語句答他。

他們的問話，暫時的停頓，我看到他那支自來水鋼筆上刻有「崎瀨農業校，金澤昌智。」二項字，我忘却自己是被囚的死徒，大膽地也問他了。

「君在該校任何職？抑讀書乎？」

面上露出一線猶笑，並沒有回答我。

我想趁此機會，用激動的口吻追問他，或者會有意外的收穫。

「中國報載，貴國學者及全體民衆，不主張對華作戰，信乎？」

謝謝上帝！由這一問，雖然沒有答覆，但在三敵兵互談之下，掏出一張信紙，寫着通行證的語句，蓋着「鈴木」二字的印章，另給赤豆糖一包，香烟一支，交我退下。自然，恨不能添生兩翼，飛也似的循小路奔向朋友家去了。

將抵友家，回想起糖頭橋的一切，不知昨晚船隻有無開出，心極不安，遂直奔

該處，俾便衝出。但是至該處一里之遙，見到火光燭天，槍聲疊起，一路上逃來的人，謂「鎮旁馬路上敵羣衆多，並殺死多人，觀察形勢，萬難衝過。」於是只得快快的仍舊退到朋友家中。

後來由曲徑小道，走往家中。家中老小。亦已避難返回，私自慶幸。而今，得由渡江到滬，轉港來漢，重行負起使命，繼續救國工作。當然，生命已慶再世。任何困難，任何阻力，在所不辭；一面與惡勢力奮鬥，一面爲國家做一些實際工作。達到使命的完成，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駐鮮各領館被迫前後

神戶如此，東京橫濱亦復如此。日人破壞國際公法之瘋狂態度，即旅日外人亦爲憤慨不已，惟日軍警雖橫蠻至此，經我駐日大使之指導，外交人員之奮鬥，及僑胞愛國心之表現結果在悲壯的掙扎中，亦有數事大快人心，足爲國人告者，即我駐

橫濱總領事之搶奪僞旗及橫濱華僑擁護國民政府蔣員委長之僑民大會是也。

暴敵陰謀終未得逞

日憲警在各地強迫華僑懸掛五色僞旗，參加僞組織之際，厲斥橫濱華僑不在少數，自亦不能倖免，我駐橫濱邵總領事毓麟探悉此項陰謀後，即向日當局嚴重抗議，要求切實取締，但此事全係日憲警主動，警告抗議自無效果。在本年月初，日憲警之此項策劃，遂告完成，彼等一面抬出一台灣浪人名何直次郎，冒稱閩籍，在憲警保護下，預定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時（日本否認我政府之聲明，原定十四日發表），在橫濱福建聯合會館揭掛五色僞旗，發表宣言，一面勒令橫濱僑團於同日下午七時在我旅日華僑所受虐待慘狀，非筆墨所能盡述，僑胞處此水深火熱暗無天日之中，一部分由我各地領館分別救濟歸國，一部分拋棄家財逃亡歸國，另一部分則被日警沒收財產，驅逐出境。去年十二月自敵人在華北樹立傀儡政府後，日憲警更異想天開，強迫我各地僑胞參加僞組織，揭掛五色僞旗，與我領館斷絕關係，藉作爲僞組

織之聲援。此事發生最早者，爲日軍閔南次郎統治下之朝鮮，我駐朝鮮領館竭力與其交涉取締，日軍警反惱羞成怒，不但強迫華僑，甚對我領館大員亦強蠻無理武力對付。駐朝鮮釜山新義州等地領館人員竟被日憲警武力脅迫離境，領館亦被敵軍警於去年末暴力接收，懸挂五色僞旗，僑民有反對易幟者，無一倖免。而日方一面封鎖消息，一面肆意捏造，謂「華僑自願參加新政權，支那領館人員之離境，實爲正義民意所致」云，自欺欺人，莫此爲甚。

愛國僑胞悲壯掙扎

日方在鮮地得逞後，遂進一步而至台灣，由台灣人及日本浪人冒稱閩籍華僑，在敵憲警保護下，鼓動華僑附逆易幟，脅迫利誘，無所不用其極，我駐台北領事館出而取締，反遭彼輩暴力襲擊，其後長崎如此。中華會館召開僑民大會，強迫僑民全體決議參加僞政府，反對國民政府，並通電與領館斷絕關係，僑民代表如有不願出席者，決予拘禁或沒家財驅逐出境事變後，日憲警惟恐僑團活動，早已禁止開會

，而今異想天開，欲假僑民大會之名，破壞領館職權，強迫華僑附逆，其用心狠毒，其計劃可謂狡獪矣。

淫 暴 的 敵 軍

覺倫

一個民族和國家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從戰爭中也可以充分表現出來的。戰爭固然是一種殘酷的行爲，然而「人」終是有人性的動物，爲什麼野蠻民族種種殘酷殺人的行爲，不再見之於二十世紀文明的國家，這就是一種文化程度優劣的判斷。

從「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敵軍在我國佔領區域種種非人性的舉動，中外各報，不絕記載，其中有一特點，值得世界人士注意的，便是倭軍除了肆行殺戮搶劫外，並普遍姦淫婦女，雖五六十歲老嫗亦不免，其兇橫狂暴的演出，恐怕翻遍世界上野蠻民族的鬥爭史，也少有其例，現在略舉日前報載新聞兩則，以見一斑：

據中央社徐州十五日電：「敵入盱眙時，擄婦女千餘名，以鐵絲洞穿手掌，魚

貫押運到蚌勞軍，敵晚間逼令擄來婦女，裸體相陪，烘火互姦，違者以刺刀割腹，死者纍纍……鳳陽兒童被殺百餘名，並被選作變童數十名……兩敵兵強姦一六十歲老嫗，嫗子乃亟取敵槍射擊，兩兵及其母同斃槍下。」

又據德國商人克氏，述其目擊劫後首都狀況，彼云：「日軍自入據南京後，對於南京平民施以殘酷的行爲，達兩星期之久，五千至六千的便衣男子，在下關慘遭槍殺，其中尚有一部分死於令人不忍知道的慘酷方法之下，婦人少女被強姦而死者，更難統計。」

有人說日軍這種野獸的舉動，這種侮辱婦女的行爲，是有歷史風俗原因的，因爲日本素來是男尊女卑，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很是低微，所以男子便不把女人同等看待，推而至於他們對中國的婦女，更屬毫無顧忌了，這確是很有見地的話。然而我覺得還有一點原因，也是養成他們獸行的因素，就是日本的淫風極盛，娼妓普遍，男女間性的道德非常薄弱，以及法律上對於兩性關係防範的寬弛，所以日軍所到

之處，都有日本浪人和娼妓的足跡，從這一點看，他們軍隊的淫暴，也非無因了。

但以這種獸化的軍隊從事於對外戰爭，盡量暴露他們的獸行於國際視線所及的地域，無論從民族的人格上看，從國家的尊嚴上看，都爲文明國家所鄙視和全世界人類所不齒的，然而他們尙靦然自稱爲『文明』，自詡爲『皇軍』，真不知羞恥爲何物了！

這淫暴的敵軍，這全世界人類的公敵，只有聯合全世界人士的力量來消滅它！

敬告有錢的人們

施劍翹

錢，這個東西，不用我來介紹，人人都認識牠，人人都愛他，人人知道牠是好東西。沒有牠，不能吃飯；沒有牠，不能穿衣；沒有牠，不能住房子；沒有牠；不能旅行。簡而言之，就是人生衣食住行非牠解決不了，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錢，固然是好東西，但是，叫人出賣良心，出賣人格的也是錢。我常把錢比作一把

利斧，你用牠去斫伐大樹，建設大的工程，這當然是建功不小；但是拿牠去殺人，就要償命了。錢，也是一樣。牠也是一件無知的東西，既不能萬能，也不能萬惡，就看有錢的人，會用不會用就是了。平時有錢的人，把錢用在辦學校，辦工廠，辦種種於人類有益的慈善事業上，這並不是金錢的萬能，是有錢的人聰明會當財主。另有一種人，沒有一點國家民族思想，沒有一點博愛的精神，不辦一點有益國家民族的事業，只知道老婆兒女是自己的，拚命的把昧良心弄來的錢，供她們上跳舞場，打麻將，抽大煙，日以代夜，任意的揮霍。打扮的奇裝異服，妖妖怪怪，盡量的買用外國貨，尤其是化妝品，不買外國的都不能用。打扮得又時髦，又漂亮，又有錢，「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飽暖思淫慾，」誰能逃出這個定例，久而久之，墮落得不堪設想！表面上看起來，還是一個人形，其實，把她們的人格分析出來看看，連禽獸都不如。這能說是金錢的罪惡嗎？全是有錢的人，用之不得其當，以致身敗名裂。

現在是全民抗戰的時期，國家存亡最後的關頭，正是一般有錢的人，拿出錢來，救國救民的時候了，我希望一般有錢的人，把算盤從新的打一打。一個人生的過程很短，僅僅幾十年的光陰，不論是繼承祖業，或空手起家，到了坐擁巨資的年齡，多半在四五十歲以上，來日更是無多，除了一部份人供妻子兒女揮霍外，更有多數人把錢給子孫留着的。不管子孫賢與不肖，一定爲他們去作牛馬。推其原因：不外乎自私，怕自己的子孫受罪，其實呢？越是有錢的子孫，越窮得快，不但窮得快，一旦把家產化盡，連飯都沒有吃的。闊人們的子孫丟人現世的事實，數不勝數，這都是他老子的錢把他們陷害了！記得先父常勸友人的幾句話：「你如果怕孩子們受罪，先培養你自己的道德，再深造子孫們的技能。學問同技能，是肚子裏的財產用不盡，掉不了，隨時能自謀生活。錢是死東西，總有用完的一天。預備留錢給子孫的人，那是預備害他的子孫，因爲有了錢，就有了依靠，不但坐吃山空，還揮霍成性，一旦把錢用盡。無一技之長，你想叫他不受罪可能嗎？」先父這種見解，我

覺得是有真理的，是天經地義的。在平時把錢留給子孫，已經是不對的，何況現在是國難最嚴重的時期，我希望一般有錢的人，趕快把自己的財產計算一下，除去自己的生活費同兒女的教育費而外，把其餘的錢盡量的拿出來，買救國公債，或捐助國家，或慰勞將士，或救濟難民。不然，到了國破家亡的時候，你的生命都要受敵人宰割，財產還能歸你所有嗎？華北幾省的同胞，能夠逃出來一條命，沒被敵人殺了，已是萬幸。可是他們的財產，金錢，已經不歸他們所有了，他們現在嘗到的，就是亡國的初步慘痛，想把全數的財產拿來獻給國家，已不可能了！現在華南還沒淪陷，他們還可以往南逃，假使大家對國難，再不關心，全國淪亡以後，我請問大家還望那裏逃？我們要看清楚這一點，有錢的人，是天給你有愛國權，現在又給你一個愛國的機會，我大膽的向有錢的人說一句徹底的話：國家存亡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錢，雖然是好，也要拿錢來買命了！只要自己不承認是漢奸，不承認是冷血動物，應該趕快拿出錢來，救國，救民，救自己，不要等到把錢叫敵人拿去，增加

武器，來慘殺我們的同胞，最後連你自己都免不掉吧，不過我想：或者有一部份有錢的人，想拿出錢來，又怕暴露了他過去的弱點，其實，這一點大可不必顧慮，現在就有一個很好的榜樣，陳濟棠先生，捐了一千多萬，一般民衆還有贊美他，敬仰他。因爲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在平時收集了人民的金錢，到國難的時候，再獻給國家，還不失爲愛國之士。假使，平時刮地皮，國難時還裝窮叫苦，這種人，真是連漢奸都不如了，有錢的人們呀！趕快覺悟吧。拿出富餘的錢來，救國救己，不然，怎樣對得起身上包的那一張人皮呢？

敵寇在來安

章祖蔭

從皖北的戰區中流亡出來，跋涉千餘里，奔波二月餘，來到今日所謂全國軍事政治經濟中心點的漢口，當我走到江漢關前，看到莊嚴偉大的國旗時，熱情的淚水，灑在我的衣襟上，點綴了斑斑沉痛的印象；回憶在戰區中的時候，幻想到今日之

武漢三鎮，無疑的是發動總動員，一致作戰時的準備，誰知出人意料之外的我們這些黃帝子孫的同胞們！仍然沉淪在紙迷金醉浪漫頹廢的生活中，他們永不會想到戰區中同胞所受日寇之非人道的待遇，同是中國人，而那種漠不相關的態度，真是十二萬分地令人驚異與哀痛！說來太使我們傷心！現在我將皖北戰區裏同胞所受日寇的殘暴獸行，一字一淚的鈹寫出來，至少也許能給我們在後方享樂的民衆們，一個良心上的譴責！

去歲十二月十三號，首都淪亡後，我們家鄉——來安縣，在十七號也就隨之陷落了！此路的日軍是從六合循着公路來的，十六號早晨六時餘，倭寇先到來安縣南三十餘里的水口鎮，他們大都是馬隊，人數約數百人，到了鎮上，就放了一排機槍，發現沒有抵抗後，才敢進來，這時當地的老百姓老早的逃走了，倭寇見無人可殺，就開始放火，東一處，西一處，沒有幾小時的工夫，該鎮的房屋以及一切生財，皆化爲灰燼，他們要是見着鷄鴨豬羊等家畜，那不用說，槍聲起處，一個個變成倭

寇的口腹享用品了！有一個老百姓沒有跑掉，被倭寇拉去，強制叫他做各樣苦役，在他膀臂上強迫套着一個白布的臂章，上面寫着：「大日本軍服役者」幾個紅字！後來他偷偷地逃出來時，給倭寇的哨兵一槍打死了，這時倭寇的馬隊，見該鎮已成一片焦土，於是四出掠劫，殺人放火，無所不爲，凡是倭寇駐紮所在地附近二十公里之內，可以說是一片乾淨土，耕牛被拉去了，莊房與倉屋都在烽火籠罩中消失盡了，女子自十三四歲到六十歲的老太婆，只要給倭寇發現的話，真是無一倖免，被姦污辱後，還要用刺刀割去乳房，或是叫她們全身裸體任意鞭扑地以爲笑樂，其慘痛之情況，令人不忍卒述；十七號早晨，這批惡貫滿盈的敵寇，就開到來安縣的城外，先派一名漢奸進城來通知當地的民衆，叫全城住戶人家都掛上日本旗，並且要當地的士紳，出城來排隊歡迎他們，否則的話，即要屠城，唉！在這種暴力的壓迫之下，爲顧及全城萬餘人的生命起見，一個個只好俯首貼耳的照辦了！倭寇馬隊進城後，他們那種強盜的舉動整個暴露出來了！

他們第一步的獸行，就是把當地的人民驅逐到四面皆透風的陋室中，而他們佔據好的房屋，他們——所有的倭寇，沒有一個不是異樣怕冷的，因此人民所有的被褥皮袍大衣等一齊被倭寇一擄而光，那時的天氣，完全在冰天雪地激骨也似地寒冷時期；據我個人的統計，平均每一個倭寇，大多是牀上墊着三牀被，身上蓋着二牀被，這樣倭寇是暖和萬分，然而我們的民衆呢？甚至於三四人才合蓋一牀被褥，那種凍顫的慘狀，誰能忍受此殘酷的待遇呢？

倭寇第二步的獸行，就是儘量的搜括錢財，不論鈔票、硬幣、手表、金戒指、金耳環，手鐲等稍爲貴重一些的東西，他們都強硬的拿去，有時把人家裏地板，天花板，壁牆一一播開，企圖能夠發現寶貴的物品，這樣一來，同胞所有的家產，都要蕩絕了！

倭寇第三步的獸行，是任意烤火。日軍非常的怕冷，人家的傢具，窗戶，地板，一切能夠引火的木料，他們拿來日以繼夜的燒烘，一個不小心，整個的房屋，也

會在他們談笑聲中地燃燒起來，殘暴的倭寇在旁不僅是不救，反而手舞足蹈地引以為樂，這時在屋內偏處一隅的那些可憐同胞們，眼着火就要燒到身上來，想逃出去，以免藏身火窟時，倭寇手中又擺弄着機槍，威嚇他們不准逃出，末了，總是到死亡的道路上去！唉！安處在後方的民衆們，誰能想得到戰區中有這幕慘劇哩！

倭寇第四步的獸行，就是強姦婦女。這是我親目所睹的一幕非人道慘劇：有一家新婚未久的新婦，爲四個日兵看見，一擁而進，把此青年婦女連拖帶拉地抱到房裏去，這婦人的丈夫，在一旁苦苦的哀求，聲淚俱下，誰知更引起倭寇的怒餓，上去把此男子揮頰十餘下，四馬拴蹄的捆在一旁，眼睜睜看着他的妻子遭受了污辱；至於其他婦女被污辱的事實，時有所聞，不勝枚舉，說來，又何忍下去呢！

倭寇第五步暴行，就是任意殺戮人民。倭寇見着我們的青年男子，他們認爲有抗敵嫌疑的，不是用刺刀攘死，便是在臉上印着「亡國奴」三個紅字，凡是穿反領襯衫，梳西式頭髮，穿草綠色服裝，中山裝，學生裝的同胞，最容易引倭寇的妬忌

，不擇手段的一個一個殺死，看到街上被殺死的壯丁，屍體僵硬，暴露街頭者比比皆是，還有倭寇遇到刺和尙頭的民衆，常會被他們一把抓住，用手在民衆光滑的頭皮上不住地撫摸，玩弄，那些被侮辱的同胞們，在此種強力威脅之下，真是嚇得心膽俱裂，生既不欲，死也不能，此情此景，又是怎樣地慘痛啊！

住在我家裏的倭寇，一共是十六人，不用說，一切的家產，早就給倭寇擄光了，一店裏的貨物，也完全做了他們的用品了，在我冷靜頭腦地觀察中，發現有一位日軍，年紀在二十歲左右，挺高壯的個子，面貌，舉止，行動，都與東洋鬼子有點兒兩樣，不問是在室內，院外，常是不說話，一個人走來走去，好像有滿腹心事似的；其他十五個倭鬼都是蠻橫異常，只有這一位的行爲最端正，很注意個人道德的，有一次，旁的倭寇都出去了，只有他一人留在我家，這時我想找機會同他談談，因為我決定了主見而知道他一定是我國的東三省人，正在這個時候，他忽然走到我的面前，望我點了一下頭，眼睜放出很和善的光彩，接着他說了幾句北方的官話，

他說：「我看到此地滿街掛着太陽旗，心裏非常的難受，在關外度日如年的等了七年，到了現在又看見你們受了這種奇恥大辱，更外增加我的憂憤與痛心，唉！我們何時再能見到我們敬愛的國旗呢！……他正要接着說下去，忽然聽到外面皮鞋走路的声音，他匆忙的出去了；這時我像在廣闊無垠的沙漠中尋着了清潔的水源一樣地驚喜！想不到我的猜想，竟然是證實了！我很清楚記得，倭寇到了來安縣的第七天吧！這一位日軍裏面的同胞，又來找我談話了，他說；今天輪派他守衛，旁的倭寇都出去野操去了；我隨即寒暄了兩句，知道他是遼甯的瀋陽人，姓李名萬鵬，年二十二歲，家中父母健康，生活很苦，他說；他是在去年十二月被倭寇徵兵從大連坐運輸艦到上海的，同行的同胞約二百餘人，大都知受過軍事訓練的，沿途日軍監視極嚴，到了上海後，分別的安插在各部隊中，然後再開至前線和中國軍打仗，然而我們同是中國人，誰願自己打自己吧！等到和中國軍隊交戰的時候，我們大都把槍口朝着天空亂放，儘量消耗日本的子彈，死！對於我們是不值顧惜的，因為亡國奴

的滋味，實在是生不如死啊！他說日本自開戰到現在，一共死傷了三十餘萬，日本滿以為六個月的時期，竟可消滅了整個中國的武力，誰知遭受到中國軍隊意外英勇的抵抗，死亡的人數，超過了軍部的估計，日本民衆現在極端的表示厭戰，他個人希望中國快不要屈辱，戰爭只要再能維持到六個月，日本一定是要總崩潰的，中國民衆們暫時的痛苦，絕對要忍耐，因為民族的復興，就在此偉大時代中奮鬥了……他滿懷熱誠希望的說着；我安慰他，憐憫他，想去同是淪在虎穴中，彼此互勉而已。

我的叔父已經是快六十歲的老人了，平生從事道德文章的探討，樂善好施，在此風燭殘年的餘生，給萬惡的敵寇強行拉去做苦役，他老人手無搏鷄之力，替敵寇抬東西，當然是困難的，走了幾裏路，叔父的眼鏡又遺失了，行路方面，更加困難，踉蹌欲跌，敵寇看着怒氣勃發，隨手一槍，子彈從叔父的右胸部穿過，倒地暈去，敵寇徜徉而去，叔父的傷，幸而不在要害，醒後在途中扶創而行，得遇往接之家

人抬回，將養數日，傷勢好轉，家人在縣中被困之驚險遭遇，極人世間之惡境矣。

記者在城內共住十二日，於一個黑夜茫茫澈風澈骨的星夜中冒着萬險，繞城逃出，沿途數經危險，始於日前安抵漢口，驚魂甫定，遑如再生，今後留此有用之身，決爲國家盡力，以洗滌國恨家仇之恥辱也。關於日軍暴行，記者紀實的濡筆寫出，敬懇我後方同胞，在優渥享樂餘暇，體念到戰區中同胞所受日軍之慘絕人寰的待遇，而各盡所長，爲國努力，則記者焚香馨禱爲諸君祝無量福也。

6